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9/PV.7  
3 October 1984

CHINESE



## 大会

### 第三十九届会议

#### 第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9月25日星期二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稍后：                    戈穆西科·格拉尼埃尔先生                    （玻利维亚）  
                                    （副主席）

#### 一般性辩论〔9〕（续前）

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朗伊阁下向大会讲了话

下列代表发了言：

克拉克先生（加拿大）

坦德曼斯先生（比利时）

诺罗敦·西哈努克总统（民主柬埔寨）

拉米雷斯-奥坎波先生（哥伦比亚）

布伦斯特伦先生（瑞典）

埃勒曼-延森先生（丹麦）

卡特里先生（尼泊尔）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4-64038/A

会议在下午3时40分开始。

议程项目9 (续前)

一般性辩论

尊敬的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讲话

主席：大会接着将要听取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讲话。

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兰德先生在礼宾官员的陪同下走向讲坛。

主席：我非常高兴地欢迎尊敬的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兰德先生阁下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

兰德先生 (新西兰)：主席先生，我祝贺您的当选。在非洲问题显得突出之时，一个非洲人再次主持这次大会是恰当的。我们相信，您当选主席有助于使本届大会硕果累累；新西兰将尽一切努力协助您。

我们欢迎联合国最新的会员国——文莱国。这个国家处于我们那部分世界，我们与之有长久的联系。新西兰一向认为，联合国会员组成应具有普遍性。我们欢迎朝着那个方向迈出的每一步。我们不愿看到会员组成的普遍性原则遭到任何损害。

为了充分反映大多数新西兰人的观点，我要在首次向大会发言时开宗明义，谈谈在我国公众辩论中已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新西兰人——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而是社会各阶层人士——极其关注核武器及在核武器的生产、改进和部署方面持续和危险的竞争。

新西兰是一个偏远的小国，也许同世界事务的主流有一段距离。在一个四分五裂和充满麻烦的世界上，我们是很幸运的，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区域。同国际社会的许多成员一样，新西兰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及一些社会问题；但我们至少能够千方百计解决这些问题，而无需象联合国许多会员国经常做的那样，分散注意力，去关心眼前那些令人忧心忡忡的安全问题。我们没有被他人占领，也不受任何人的庇护；我们同所有邻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时至1984年，没有哪

个国家是敌视新西兰的。我们靠西方联盟的成员身份来获得较长期的保护。这种西方盟国身份正式反映在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签订的安全条约中；在过去33年中，这始终是历届新西兰政府、包括我的政府所执行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主要特征。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西兰人为什么要日益担心一场集中于相距半个世界之远的两个首都之间的角逐呢？新西兰人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一样谦逊虚心，总认为自己是讲究实际、明白事理的。他们之所以对核武库的不断扩充感到震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扩充是毫无意义的。把现有的核摧毁能力不断地增大和完善，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未能就具体措施达成协议，从而停止和逆转制造更多和“更好”的核武器的进程，这种状况越来越使新西兰人深感失望。即然连世界各地的普通人都能看到那场竞赛是荒谬的，那他们要问：为什么超级大国看不到这一点呢？如果超级大国看到了这一点，那它们为什么不能对此有所作为呢？

最近，这些忧虑又增加了新的一面。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早就认识到，核战争的可能性是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他们许多年前就认识到，一旦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最终相互使用核武器，那末，这些国家和人民都将化为灰烬。他们也认识到，其他国家，包括新西兰，将遭受巨大的痛苦。但是，新西兰人先前并未想到，他们将直接承受的实际后果会酿成灭顶之灾。他们以为，倘若普通的人性和对他人的关心支配了对核战争的焦虑不安，那么新西兰也许可以比其他国家略微少担一点儿。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新西兰人得知，即使是这种最不足为信的担保似乎也不能再得到了。东西方一些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们告诉我们，核战争在全球性的范围内造成的气候上和生物学上的长期后果将比先前所认识到的更为严重。更有甚者，即便使用现存的核武库中很小一部分核武器，或者只对所谓反击力量或军事目标使用核武器，那也会出现这种局面。这些科学家们还告诉我们，在北方打的核战争也会在南方引起核冬天。他们进一步告诫我们，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

们告诉我们，有意的、丧失理性的行为、错误、错误估计或偶然事故就可能造成这种毁灭。

对新西兰人来说，这确实是令人胆寒的状况。对那些科学家就核战的后果所做的预言加以推敲或修改也许可通过进一步的工作来做到，但这些推敲或修改充其量也只能是涉及灭顶之灾所冲击的确切范围而已。

那些科学家向我们所有人彻底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揭示的是，在30多年中维护了两个大国之间那种不稳定和平的核武器现在已威胁到了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与生存。我们面前展现的形势同国际社会以前曾面临过的形势全然不同。目前的形势是任何一个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人——所无法逃避的，只是人们不愿这样去想罢了。倘若强权政治的传统惯例得到运用，那末，我们将无法回避这种形势。

当然科学家们并未挑明，核战争将会爆发或现在比过去更有可能爆发。但是，我们究竟与跌入万丈深渊这一步可能相距多远的问题并未抓住要害。事实是，核战争有可能爆发，也许相距是半年，也许是相距一百年，也许象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那样，永远也不会爆发。

没有一个核武器国家能告诉我们，核战争永远不会爆发，他们永远不会做他们有能力做的事。使用核武器的后果极为严重，核武器国家尽一切可能避免使用核武器是责无旁贷的。即使将来事实表明，核战争的后果的严重程度只及科学家们预见的一半或四分之一，也还应该这样做。

我国政府无法从核武器国家最近对这一形势的反应中得到鼓舞。核武器的改进和部署继续在迅速地进行着。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竞赛在未来的几年里会转入外层空间的新环境。多边军备管制谈判搁浅了，在有些时候面临着丧失信誉的危险。我谨请苏联积极地影响美国的邀请，重新恢复关键的双边军备控制会谈，以便重新进行对话。

我国政府希望两个超级大国认真仔细地查看核军备竞赛的发展过程。很明显，

做出更坚决的新努力，以达成能使他们改变方向的协议，既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我们谁也不会低估达成相互、均衡、可核查的大量削减现有核武器协议所包含的复杂性。

我们认识到，安全地过渡到一个更加有保障的世界并非易事，作为消除核武器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这种过渡要求达到的是，核武器的数量大幅度地减少，而且，即便要改进武器，也不会引起动荡。这个过程需要信赖和诚意，也可能要冒点风险。但是最大的危险是无所作为，让不可抑制的竞争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另外，我们要求苏联考虑一个事实，即，包括新西兰在内的许多国家很难理解，现在它为什么不愿和美国进行双边的军备控制谈判。1939年到1945年期间发生的事件使苏联有一切理由关心维持和平。回到谈判桌并探讨借以开始军备竞赛降级进程的办法，会促进这个事业的发展。

象我们这样的国家必须承认，我们为协助这一过程所能做的贡献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必定要继续尝试。我们想强调几点。其中最紧迫的是，有必要大幅度地减少战略核武器。还有其它一些事情要做。新西兰多年来一直呼吁，缔结全面禁试条约。

必需认识到，我们提倡采取这项措施并不仅仅是由于一个核武器国家不顾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再三请求，在南太平洋试验它的武器。我们认为，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环境中试验核武器在制止、然后再逆转军备竞赛方面是关键的第一步。我们对落实这种禁试措施的进展之缓慢感到失望。在本届大会上，我国代表团将再次与其它国家共同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力求鼓励加速完成这项工作。

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对于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将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必须尽力，阻止核扩散。我国政府将积极参加明年的《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我们认为该条约对世界安全来说具有关键意义。

当然，还有其它的现代战争技术与核武器一样令人厌恶。生物武器已被取缔。必需缔结一项全面的协议来禁止制造和使用所有的化学武器，是新西兰所关心的又

一个问题。 去年，在这个方面出现了一些进展的迹象。 我们促请裁军会议继续这一工作。

如果国际社会要打破目前的核武器谈判僵局，只有通过全球措施，其中核武器国家将起主要作用。 但是，区域的倡议也能起一定作用。 我国政府把《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视为一个重大的区域进步。 我们也完全支持并将积极捍卫《南极条约》，该条约使位于新西兰以南的一整个洲实现了非军事化，明文禁止安置或试验核武器；二十多年来，该条约有效地保证了该地区稳定。

前不久，在我们那个地区，一个新的倡议提出来了。 根据澳大利亚的建议，和在我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今年8月28日，“南太平洋论坛”的11个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在图瓦卢的一次会议上就尽早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制定了拟在建立这样一个区域过程中适用的原则。 大家同意：不应在南太平洋使用、试验或安放核装置；任何南太平洋国家都不应发展、制造、从其它国家接受、获得、或者试验任何核爆炸装置；在南太平洋进行核活动应遵循适用的国际原则与条约、特别是《不扩散条约》。 会议认识到，南太平洋无核区要尊重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原则。 与会者同意，南太平洋国家将保留它们不可剥夺的主权，根据无核区的目标自行决定它们的安全安排和外国船只与飞机进入其港口和机场等问题。 与会者同意，明年应起草一份建立该无核区的条约草案。

我相信这个倡议对该地区来说是一个重大进展。 我们知道它无法使我们免遭核战争的危害，但是一旦这个倡议得以实施，那就会大大地加强现存的全球和地区性措施，以防止核武器扩散。 我相信，它还会发出明确的信号：南太平洋国家不希望它们的地区成为开展核武器竞赛的场所。

新西兰希望明年能向联大，并在此之前向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报告在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方面所取得的良好进展。 新西兰和这个地区的其它国家一样，自然希望，在本地区内的必要工作完成之后，所有核武器国家能与我们合作，以确保无核区得以建成。

最近“南太平洋论坛”会议开始注意新喀里多尼亚的事态发展。

问题倒不是这个领土的发展去向，而是以什么方式和速度到达目的。我相信法国政府对新喀里多尼亚人民的自决作出了明确和无法反悔的承诺。一系列的利益和问题以某种形式交融在一起，必须由与之息息相关的人民认真地加以解决，也就是说，由与新喀里多尼亚的未来利益休戚相关的所有种族集团来解决。

“南太平洋论坛”的成员国一致认为，在新喀里多尼亚即将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必须并且也将要发生——应该迅速而和平地发生；换言之，在没有暴乱和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发生。各有关方面应该稳健从事。它们应共同努力争取一种政治未来，使之符合新喀里多尼亚真正民主与和睦的多民族社会的需要。

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还需做许多工作。论坛已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论坛一致认为，法国公布其对新喀里多尼亚独立的承诺将促进非殖民化进程。我们认为，计划在1989年进行的公民投票应该提前进行；1989年太迟了。我们还建议，应加速为这个国家的最终独立而作的准备工作，以便确保卡那克人民充分、积极地参与新喀里多尼亚的教育、职业和管理生活。

我们在论坛上还呼吁独立阵线承认有必要实现独立，以便充分地反映新喀里多尼亚多种族的性质，从而在其早日和平地过渡到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我们首先强调的是对话的关键作用，有关各方应不断地保持对话。这就是图瓦卢论坛希望传递给法国和独立阵线的意见。我希望该论坛为促进对话进程而争取的主动行动不久便能开始；希望包括新西兰在内的论坛成员国的一些外长能够与独立阵线和法国政府的领导人会谈，向上述各方阐述我们这一地区的国家所关切的问题——新喀里多尼亚不应通过对峙和争端，而应通过会议和对话来实现独立。我们南太平洋国家历来都是通过对话，讨论和协商一致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我们希望新喀里多尼亚能够通过对话和协商一致早日取得其在南太平洋国家中的合法地位。

我们及我们在南太平洋的伙伴都不希望看到不受欢迎的外来影响干预新喀里多尼亚的事务，也不希望看到某种不符合把新喀里多尼亚当作自己永久家园的全体居民意

愿的结果来破坏该国家向独立过渡。我们这个地区一直颇为幸运，没有出现过冲突和暴力，而在其它地区，非殖民化与冲突和暴力往往是相伴而行的。我们希望能把这一记录保持下去。我相信，我们能做到。

如果对于我们居住在南太平洋的人来说使我们地区不发生冲突是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尽心确保我们的后院——南极——不变成国际竞争和倾轧的场所。我已指出，《南极条约》使南极非军事化。更重要的是，该条约提供了唯一可能的保证，即，这一地区仍然不会出现国际竞争和冲突。秘书长关于南极的报告应能帮助远离这一地区的国家了解该条约已经并仍在为实现联合国的目标作出的贡献。我希望，它将能使这些国家相信，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的《条约》体系必须得到保护和加强。

我刚才提到了一种信念，即：对新喀里多尼亚人民的自决已有坚定不移的承诺。真希望我能对南非的形势说同样的话。纳米比亚仍处在南非的非法占领之下。联合国别无选择，只有自己对那片领土负起特别的责任。它向其人民作出了保证：他们将能行使自决权。但是，由于南非坚持只按自己的条件才肯解决问题，同时也由于那个支持南非对邻国采取顽固和侵略态度的军事强国，这个许诺遭到了破坏。

我还希望，南非最近与邻国达成的协议标志着这个地区的新时代。遗憾的是，这些协议似乎既不是为了克服困难并发展更密切的工作伙伴关系而自愿达成的协议，也不是规定双方共同寻求和平与正义的协议。

也不能说，南非政府在其新的宪法安排中公正地对待南非人民；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愿意与黑人多数分享政治权力的迹象，也无迹象表明它准备取消种族隔离体制。那个体制的实质并没有变。在最近分开进行的选举中，有色人和印度人社团对南非政府争取他们支持的企图嗤之以鼻，他们这样做再次证明他们反对种族隔离体制。

新西兰也反对种族隔离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我们决心把我国建成一个以自由、正义与和谐为基础的多种族社会。南非人已经了解到，我国不会向拒绝这些价值的体制妥协。



如果说我国政府认为，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把战争与和平这个基本问题作为联合国议程上最优先的问题的话，我们也认为有必要采取迅速而又果断的措施来处理世界面临的经济问题。

世界经济刚刚开始摆脱它3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投资和生产增加了，通货膨胀下降了，世界贸易在上升；但疑虑继续存在。不幸的是，即使现在，许多国家还得从一些主要工业经济国家的复苏获取很大的好处。国际金融体系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从而渡过了最近这场危机；这一点令人颇感宽慰。但许多国家仍在奋力履行其金融方面的义务，而在其它许多国家，为数众多的人实际上饥饿在即；这种时候，很难使人对未来感到十分乐观。

在过去几年里，国际论坛上的长期辩论对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未起多大作用。新西兰愿意鼓励逐渐朝着实用主义和妥协的方向发展。新西兰人向来都认为，通过对峙来解决世界经济问题是没有指望的。进行对话和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是我们在自己国家力求使用的方法；对我们来说，这些方法似乎在国际舞台上最有成功希望。

最近的经济危机至少有一个好的结果。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承认，尽管国际金融体制在支持各国调整与发展的努力方面起了作用，但是目前的国际体制运行并不好。如果要找证据，那很容易，在债务问题上可以找到，在保护主义方面也可以找到。越来越多的世界贸易在规避多边规则；这些规则本应保护所有国家——其中也包括较小国家——的利益，迫切需要进行彻底的检查。现在的任务是为这项工作找到适当的方法，也就是说，一种有效的方法。新西兰一直积极地寻求一种可接受的有效程序来处理这个问题。新西兰支持全面回顾贸易和支付制度。

在我结束讲话之前，我要重申我本人和我国对联合国的信念。当今有许多人怀疑联合国对自己的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有效作用。我不是其中的一员。我认为，《联合国宪章》是我们大家在其中度过了将近40年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基础。我认为，根据《宪章》，联合国的必不可少的职责在于阻止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使

用武力。我认为，联合国在使我们大家能这样免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属于我们国家里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蹂躏的一代人，这是就战争所带来的恐惧程度而言的。联合国一直与我们所渴望的某种程度的和平同时共存；在我的一生中，联合国象征的是，多边的安排对人类有利。我认为，联合国能够做出重大的贡献，使核军备竞赛得以控制并且使我们摆脱核战争的恐惧。我相信，由于在联合国范围内所做的工作，所有新西兰人以及我们的子孙能够更安静地休息；同时我也相信，对我们地球上所有人来说也是一样。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刚才所做的重要发言。

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兰德先生在礼宾官员的陪同下步出大会堂。

克拉克先生（加拿大）：我以特别高兴的心情为您当选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向您和赞比亚表示祝贺。自从您数年前开始为联合国服务以来，您与加拿大一直紧密合作。我们也珍视赞比亚与加拿大两国的许多联系。最值得称赞的联系之一是我们都具有英联邦成员资格。1979年为召开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我访问了赞比亚，这对我是一次丰富知识的经历。

我也愿对另一个英联邦成员国文莱表示欢迎，欢迎它成为联合国的第159个会员国。

八天前，加拿大进步保守党政府开始执政。我们新政府在加拿大之外第一次发表外交政策的声明是在联合国，这是很适合的。同所有国家一样，我们在国内有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决心对付这些问题。但是，加拿大的基本现实是，我们是向世界敞开大门：我们的经济与国际经济相呼应；我们的人口来自所有大陆和国家并与之相联系；我国的首都的名称，渥太华，就是从远古时代的印地安语而来，意思是“会晤之处”，我们的历史是不同文化和相互矛盾的利益能相遇在一起的历史。自从我们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以来，我国政府与人民就力图为世界而将我们的智慧灌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我们将以这种精神继续下去。

加拿大在缔造联合国时是积极的，由不同政党组成的历届加拿大政府，一直帮助这个组织对付其最困难的挑战。我来到这个讲台，带着霍华德·格林的传统，他曾为实现作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第一步的部分核禁试条约而奋斗；我带着已故的莱斯特·皮尔逊的传统，他曾激发了维持和平的概念；带着保罗·马丁的传统，他帮助结束了在联合国建立初期阻止新成员加入该组织的僵局。加拿大人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而感到自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近四十年中，国际社会指望加拿大能在充满着各种极端作法的世界上发挥缓冲作用。我们的新政府是符合加拿大传统的主流，并且打算在这个传统上贯彻始终、实事求是地建立政府。

我们要确保，我们在许多反映加拿大和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的方面正在利用我们的影响和阐明我们的利益。我们作为一个新政府应对加拿大的外交政策作一次彻底和公开的回顾，目的在于给我们加拿大在世界上的建设性的缓冲作用注入创造性的新内容。我们将鼓励加拿大的公民和朋友，提出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加拿大的国际传统来对付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以及包括核时代的这个现代世界的相互依存性。

核武器竞赛的骇人事实是众所周知的：超级大国在制造各种新型核武器，更多的国家在发展其核能力，以及出现恐怖主义集团可能获得核设施的危险。物理学家和科学家警告说，在一次大的核冲突之后，即使幸免于难者也不能在世界上住下去。但是，比武器可怕得多的是，世界已经定下了格局形势。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控制谈判停滞不前。这一停顿使得其他核国家在军备竞赛中自称无能为力，同时可能鼓励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提出它们也有权取得核武器的论据。

如果这些格局继续下去，有效的核军备控制继续受阻的话，世界将会变得极端危险。

因此，我们欢迎里根总统和葛罗米柯外长本周晚些时候在华盛顿的会晤。我们赞扬美国有意愿进行经常、定期的政治磋商，昨天里根总统雄辩地表达了这一点。

我们希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这次会晤和会谈的机会作出积极的响应。

在这些问题上，加拿大只有有限、但却是实在的影响。我们没有多大的道义权威或技术知识，但我国人民是公认的热爱和平、善与调解的人民。这些质素在逆转恶性倾向的努力中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倾向可能拆散整个军备控制的努力。当今的主要问题的不在于道义、不在于技术——两个超级大国都不要一场浩劫；人类才智能发明武器，也一定能找出控制武器的手段。这是个政治问题，而这里正是我们必须同心协力，使世界逐步摆脱核灾难的场所之一。

有些人感到绝望，认为在目前的国际紧张形势下不可能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努力。他们指出，目前军备控制的各个领域几乎都缺乏进展。加拿大认为，必须有所行动，所以是有可以采取的行动。

重大决定在于超级大国，但我们大家也都肩负责任。由中小国家发起和支持的多边努力将有助于改善气氛，把具体可行的思想纳入议程。

加拿大决心在寻求和平与裁军的努力中继续发挥带头作用。我们认为，核集结威胁着每一个加拿大人的生命，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象我们这样的国家必须利用我们的影响来逆转这一集结和减少毁灭的危险。这将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长期、一贯、主要的优先考虑事项。

我国在开放社会和关闭社会之间的竞争中不是中立的。我们捍卫并积极阐明民主的价值和个人的自由。我们认为，同时追求和平和自由的目标至关重要。

我们将通过具体和现实的步骤寻求在全面禁试条约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将鼓励超级大国和多边渠道就所有外空武器进行讨论，并将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如何核查外空武器禁试。我们将努力取得明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成功，以防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我们将利用我们在核查措施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在军备控制协议能够达成的领域内确保相互信任和安全。我们将鼓励就欧洲对等均衡裁减常规部队达成协议从而减少核战争升级的危险。我们将继续要求达成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

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可核查的公约。加拿大将继续在财政上支持世界裁军运动。此外，我们期待新建立的加拿大国际和平和安全研究所将就具体的军备控制建议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提供自己的研究报告和意见。

(下面用法语发言)

因为我们刚刚就任，所以我今天泛泛而谈，将来要谈细一点。布赖恩·马尔罗尼总理阁下说，我们的新政府“将在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内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我国政府是坚持它对联合国的承诺的。我们重视同其它国家的个别关系，也重视我们在诸如英联邦和法语区等国家联盟中的作用。他们是重要的，但不仅如此。中小国家特别需要有效的国际机构使他们的声音在世界上能够听到，并帮助我们对这个世纪的巨大政治经济问题作出共同反应。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体系对于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对超级大国也是如此。正因为更多的国家现在自扫门前雪，我们更应该加强使我们走到一起的全球机构。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在他过去的三个年度报告中试图使我们正视我们作为会员国的责任。最近，他问道：

“为什么当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方面的实际事态发展似更需要加强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时候却从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往后撤退？”(A/39/1. P. 2)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回答他的令人不安的问题？人们希望不需要来一场大灾难，才把我们 from 惰性中惊醒。

现在正值联合国四十周年的前夕，这是每个会员国检查它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的恰当时刻。四十周年必须标志未来的更新而不只是缅怀过去的纪念。

只简单地重新对《宪章》承担义务是不够的。成员国必须积极地共同努力以加强联合国系统。秘书长希望在我们这些国家中，能由最杰出的思想家承担这项任务。让我们接受并认真对待这一挑战。

在加拿大的联合国协会将于10月26日在渥太华举行一次空前的，有三十五名加拿大权威人士参加的会议，以审查加强联合国的途径。我国总理马尔罗尼先生和我国政府认为加拿大的议员也应考虑这个问题并提出正式建议。

我们怎样才能在各自的国家中把这种内省的结果转变成以实际可行的方法来具体加强联合国的集体行动呢？

我们应该在本届会议上，作为优先问题审议一下我们这些“联合国之友”如何才能确定和采取实际措施来加强联合国系统。

(继续用英语发言)

所有对于加强联合国系统有哪些需要的分析都必须基于对成功和失败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一项失败是安全理事会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我们都承认安理会不是在真空中工作，它会继续反映世界的紧张局势。但是决不能允许它的常任理事国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使其陷于瘫痪。我们必须使安理会不受干扰，即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危机，不管其理事国的关系如何，这些国家的代表都将继续谈下去。

去年，安理会的理事国举行了一系列的私下会议，讨论如何改进安理会的效能。可是该项工作似乎已失去了动力。甚至连表面上看来没有分歧的种种意见也似乎无人过问。例如，安理会理事国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定期举行有秘书长参加的不公开会议来审议安理会和秘书长在帮助解决当前的，刚露头的或是潜在的争端方面所起的作用呢？不愿意谈不是借口。安理会必须起到“多边热线”的作用，起码在幕后应该作到这一点。

第二个失败之处是我们没有履行自己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责任。我们期望，由秘书长去填补真空，却没有给他充分的政治支持以履行其职责。我们必须给秘书长以更多的主动权和独立行动权。

他一直能独立地在联合国活动的一些领域采取行动。例如，他在改善管理联合国有限的财力和人力方面作出了颇有前途的开端。他利用一段预算管制时期开始剔除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活动。秘书长还一直对许多难处理的国际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为他提供更多的政治支持。他必须被允许和鼓励增强他调查事实的能力以及增强他在特定的局势中进行斡旋的能力。

第三件出毛病的事情是，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中，太多的宝贵时间和资源浪费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政治问题上。我们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是政治讲坛。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应该避免重复乏味的政治辩论、大量制造关于同样题目的决议和安排多余的会议。

我们还必须抵制那种越来越侵染联合国系统中技术部门的过度政治化。这些部门既未受到委任也不具备条件处理这些问题。期望人们不会提出若干激烈的政治问题是幼稚的。然而，当政治问题开始阻挠各集团之间在为联合国各个组织的重要活动制定出协商一致意见进行的正常给予和索取的时候，这种作法便会削弱这些机构的效能。例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最近几年在这方面犯下严重的错误。我们必须加速势头使教科文组织恢复平衡。

我们绝不能允许对会籍普及原则的挑战损害这个系统继续存在的活力。例如，以色列必须保有其参加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权利。大韩民国应该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

当然，我们绝不能让对过去这些毛病的分析搞混联合国系统内做得对的事情。我们经常认为联合国系统内许多仍旧运作正常的机构是理所当然的。我只想举几个例子。

第一，大部分联合国专门机构在继续杰出地忠心耿耿地执行其任务。例如，国际民航组织今年春季能够一致通过了一项对其《宪章》的修正案，使现有的有关禁止对民用飞机使用武力的规定更为明确。

第二，在人权方面，仍待克服的距离和仍然在作祟的双重标准不能掩盖已经逐步取得的进展。我们所有珍惜人权的人为选举出一个致力于恢复人权的阿根廷政府感到欢欣鼓舞。加拿大希望，在本届会议上，通过制定一项反对酷刑和其他残酷的、不人道和侮辱人格的待遇公约。这样，我们在人权方面将越过另一个重要的国际里程碑。我们必须向世界发出一个信息，即酷刑为文明国家所不能接受。

第三，联合国发展活动和人道主义援助仍然是无人可替代的。198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提供大约10亿美元的技术援助给发展中国家，利用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为执行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满足母亲与儿童的发展和人道主义需要作出了巨大贡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协调了对难民的基本人道主义援助。

第四，联合国系统还有助于集中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最持久的社会问题。联合国指定1985年为国际青年年，这促使如加拿大等很多国家来制定该领域的一个全面的国家计划。今年夏天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人口会议加强了十多年来推动人口问题解决的动力，并且明确了引起全球关注的新生问题。定于明年六月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国际会议将提供机会，制定未来战略，以促进妇女生活方面的积极变化。

第五，在联合国体系的主持下，在例如海洋法、贸易、外层空间、民航、电讯和环境等重要领域里，建立了积极、且常常是创造性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的逐步扩充对整个多边制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结果却不甚积极。我们可以尽更大能力来根据现有的《宪章》创造性地使用这一机构，促进具体争端的和平解决。

我国政府要求恢复阿富汗的独立、主权和真正的不结盟地位，要求外国军队撤出这个遭受创伤的国家。我们支持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为完成此任而继续做出的努力。



我们支持东南亚联盟成员国为柬埔寨这个不幸的国家带来和平而做的努力，柬埔寨现仍被非法占领。

对于东西方的对抗扩展到中美洲、以及与之有关的该地区的军事化问题，加拿大深感遗憾。我们赞扬孔塔多拉集团国家的倡议、干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正努力本着《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建立调解的构架。我们还欢迎美国与尼加拉瓜之间所开始的直接对话。

我们需要一项结束两伊战争的苦难与破坏的谈判解决。我们支持秘书长在最近达成交战各方停止攻击平民地区协议方面的成功基础之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他派出一个小组去调查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传闻，这也是一个有益的行动。

加拿大希望，黎巴嫩政府目前在其该悲惨的国家为恢复和平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将有所收获。我们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并且认为除非应黎巴嫩政府要求，所有外国军队应撤出该国。最近在贝鲁特美国大使馆发生的导致多人伤亡的恐怖主义行为使加拿大人民感到震惊。

我们坚决支持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来公正全面地解决阿以争端，上述决议规定了包括以色列的所有国家在安全和得到公认的边界中生存的权利。我们还支持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他们在明确规定的领土上、西岸和加沙地区建立国家的权利。

我们应提醒自己，在世界上很多动乱地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与观察团仍然非常重要。所有会员国都有责任做出贡献，支持这些行动。我们特别要求各会员国积极地响应秘书长关于增加对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自愿捐款的呼吁。尽管维持和平部队能有助于减少公开冲突的危险，但是持久和平只有通过适当的政治妥协来实现。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对塞浦路斯两族领导人积极地参加在上两个星期秘书长主持下的会谈，表示赞赏。我们欢迎已宣布的下月继续进行的意见交流，我们敦促双方抓住这个机会，努力谋求实现公正而持久的解决。

我们痛心地注意到，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是互相联系的。值得一问的是：在经济方面，多边体制的记录是什么？

债务危机严重损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负债累累对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所产生的影响，对这些国家人民福利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国际金融体制兴旺发达的影响仍然是国际社会必须关心的主要问题。工业化国家应继续努力，以确保经济复苏得以加强、持续下去并蔓延到所有国家——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包括在内。

加拿大将支持扩大多边努力，以稳住债务局势，其依据的原则是主要工业国家在伦敦经济最高级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即，确定他们的债务战略并且逐项、灵活地加以执行和发展。英联邦也一直在这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我的同事，加拿大财政部长上星期在多伦多应英联邦财政部长们的邀请，向本周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会议提出建议，把包括债务在内的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性的问题列入发展委员会下一次会议的议程。使我感到鼓舞的是，临时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周末在华盛顿达成协议要在明年春天召开的会议期间特别注意中期债务、调整和资金流动等问题。

许多发展中国家果敢的调整努力必须继续下去，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提供足够的资金。在这方面，不应忽视私人投资能够发挥的作用。

作为一个严重依赖外贸和外国投资的国家，我国政府保证继续与其经济伙伴保持密切合作，并且捍卫公开和公正的多边体系的原则，在此体系下，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够繁荣起来有效的多边机构是必不可少的，有助于防止对那些需要共同行动的经济问题做出狭隘的反应。

需要采取国内和国际措施来铲除仍然强大并且能够危及贸易前景的保护主义倾向。在伦敦最高级会议上，主要西方工业化国家重新致力于抵制保护主义压力，并加速执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工作方案。我们是否能集体地履行这些承诺，是否能走向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对制止开放贸易体系的侵蚀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

确保贸易继续推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同样必须充分发挥它们的能力。

同时，还有各地苦难的迫切问题亟待解决。我国新政府决定要在一九九〇年之前达到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零点七的标准。尽管国内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我们不会背弃世界的贫穷人民。我们援助预算的较大部分将由非政府组织提供在社区发展项目中这些组织已作出很大贡献。

国际社会解决经济问题成绩不错，虽然大有改进余地。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建立的专门机构能应付眼前和未来的挑战。赞成采取一种实际的面向解决问题的处理办法的人越来越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总协定、贸发会议以及其它在多边体系内负有特别使命的机构受到各方鼓励，须加紧努力。

秘书长所强调，当今世界人类需求最大的莫过于非洲，该大陆的许多国家遭受到旱灾和饥荒，难民问题特别严重。债务和国际收支问题也同样严重。今年加拿大向非洲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双边援助。我们已经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供给，增加了对慈善组织的捐款。

南部非洲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斗争也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一起于1979年通过了《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卢萨卡宣言》。我们支持这一《宣言》，它反映了我们对消除种族主义罪恶所承担的义务。我们拒绝接受旨在使种族隔离永久化和继续实行种族歧视的政策。

纳米比亚人民在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仍然被剥夺独立，这使我们深感悲哀。南非应该根据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为纳米比亚独立确定一个日期。

我身为外交部长，意识到联合国所遭受的挫折及其行动的局限性；今天我是以这个身份在此发言的。但是，我第一次知道联合国时，是把它当作一个理想，而不是一个机构。这个理想传到了我出生的那个舒服的角落，它使我得知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饥荒、战争和疾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使我有了这样一个希望，即，我

们会有办法与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用老调重弹的辩论之多寡来衡量联合国，而是要用究竟有几百万吃饱穿暖、仍然活着的儿童这一标准来衡量，要用被避免、限制或推迟的战争数量来衡量，要用几亿受到保护或由于联合国的理想把能够帮助的人与需要帮助的人联系起来而生活得到改善的人民来衡量。

今天，联合国理想的重要性与历史上任何时候不相上下。它使得养尊处优的人不沉湎于自我满足。它使得疲于奔命的人不陷入绝望。它使得人们以40年来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冲突减少、眼光扩大为背景，来看待今天的挫折。

对联合国的支持必须建筑在对目前现实有明确观点的基础上。当我们列举联合国的差错时，我们不应忘记联合国的成绩。而当我们因取得的成绩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我们往往过低估计今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我们必须避免陷入把我们自己的罪过和过失归咎于联合国。如果我们集体行动仍然无法使联合国系统恢复活力，那么我们只得无可奈何地看着它逐渐消亡。我们决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1985年是联合国成立40周年。这一年可以成为联合国生活中的转折点。“联合国之友”所组成的广泛联盟应该共同努力，恢复全球性机构的效能。我们政府将竭尽全力，协同其他国家和秘书长，从而使这些机构欣欣向荣。这是我们人民应该获得的40周年生日礼物。让我们用事实来证明，生活将从40岁开始。

上个星期，约翰二世教皇在加拿大呼吁要以一种“对人类新的认识”来激励各国和个人为全人类谋求和平与福利。他要求加拿大人作出更大的努力。让我们大家都来这样做吧。

廷德曼斯先生（比利时）（原文法语）：主席先生，在发言之前，我要代表比利时政府祝贺你的当选来指导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并祝愿你在履行这项最有威望又最重要的工作中获得成功。

使我国感到高兴的是，您这样的人物被选上这一崇高的职责。我国认为这是我们工作获得成功的保障。此外，比利时高兴地看到，来自其特别重视的世界上的一个地区的代表正在主持一个正如我们的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中所强调的反映多边往来的机构的大会。

请允许我同时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豪尔赫·伊留埃卡阁下指导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方式以其对本组织做出的积极贡献向他表示感谢。

本组织的普遍性毫无疑问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它接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视同仁，尊重各国主权的才能对其和平使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很高兴地欢迎文莱国这个新会员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保证我们愿意同它维持最有效的合作和友好关系。

此外，我要深切地怀念我们的一位同事，大韩民国外务部长官李范锡先生。一年前，李先生带领大韩民国观察员代表团参加了大会。一星期后，他同其他一些韩国领导人成了一次可憎的政治罪恶的受害者。大韩民国领导人对这次袭击的反应不是以暴力对付暴力而是采取节制和自我克制的态度，对此我表达比利时政府和人民的钦佩之意。

这一悲剧文件进一步有力地说明，刻不容缓地和平和民主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是何等必要。比利时同大韩民国的看法一样，认为这方面的任何谈判必须以朝鲜两部分之间的对话开始，这种对话旨在恢复它们之间的必不可少的信任。我们等待着这种统一；但比利时也宣布赞成两个朝鲜同时进入联合国。这种意义上的一个决定能够有助于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同时也是符合我们坚持的一项原则，即联合国的普遍性的原则。

比利时今年有幸欢迎了秘书长的访问。我对他的这次访问向他表示感谢，并对他为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高度赞赏。我同他举行的会谈使我更好地了解了他履行自己职务的献身精神和他为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发挥自己最大能力的决心。此刻，我们特别想到他为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创造必要条件所进行的协商。

我非常认真地阅读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今年向我们提出的报告，正如我同样认真地阅读了他以前的两个报告一样。同样，我还以极大的兴趣注意了他在其他场合所发表的讲话，特别是他今年五月发表的两篇讲话。一次是在布鲁金研究所

和美国联合国协会，另一次是在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我希望他能够知道，他对于多边主义的危机的分析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对他作为本组织的最高首长对于这一危机及其影响所发表的意见是如何地推崇。

秘书长的讲话使我想起了我的一位前任，保尔·亨利·斯巴克的话，这个人在1946年曾经担任过联大的第一届主席。甚至在他就任主席之前，他就在旧金山明确表示了他对本组织工作的看法。他说：

“今天，每个人都在强调团结的必要，这应该在战争期间表现出来。但是，如果各国人民更清楚地懂得，他们必须在和平时期互相帮助，那么那种团结也就可能变得没有必要了。

“从战略角度看，已经没有什么边疆地区了。当战争在世界上的一个地区爆发的时候，用不了多久，整个世界都将遭到破坏。这种可怕景象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因为常常容易忘掉我们是相互依赖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等待战争来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现实呢？在和平时期这一现实同样存在，或许还更加明显。团结起来争取胜利是件好事。但是团结一致，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是一件好事，这样做更为有效，付出的代价也较少。

“人们不能局限于起草文件，这些文件只是在局势变得严重的时候才有用途。我希望我们应当建立一种能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东西，成为我们每天关心的事情，它不仅是在战争威胁的幽灵出现时我们才想起它来，而是帮助我们有效地对这个世界经济和社会组织向我们提出的那些困扰人的问题作出反应。

“我希望我们将建立的国际组织不仅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战争，不仅告诉我们如何在战争爆发时打赢它，还要通过使人们有机会在工作中享有幸福生活赋予我们以保障和平的手段。”

我认为，当我们的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要求坚定地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三个主要因素时，他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心。这三个主要因素是人们接受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制度，裁军和军备限制，还有逐步发展一个公正有效的国际经济关系制度。

我希望他知道，我们同意他的观点，并且他得到我们的充分支持。

我的同事、欧洲共同体十国外长理事会现任主席巴里先生在这个讲台上准确地表达了理事会的观点，我对他谨表示感谢。

我在他表达的观点中，在他对越来越令人不安的国际局势的概述中看到了比利时的观点，因而我能集中谈几个问题。

因此，我首先想和我们的总统一样强调我国重视中美洲国家外长、孔塔多拉集团外长和十国外长以及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西班牙、葡萄牙之间计划的会晤。这一会晤近几天就要举行。这将促使由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代表研究这个地区的问题。根植于政治以及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危机使这个地区深受其害。我们希望，这会带来一种新型合作，而这种合作又会产生和平，经济恢复和社会进步。

我重读了我过去两年有幸在这个大会所作的发言，发现两个发言都涉及到安全与裁军，减少紧张局势和和平的问题。我的前任正如我的大多数同事在这个讲坛上一样已经认为这些问题有足够的重要性，应当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它们身上。

这难道不正常吗？难道追求和平，寻求确保和维护和平的手段不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国际社会的首要责任？联合国甚至还专门召开了两届裁军特别联大，我们对于这两届会议的工作寄予很高的期望。不幸的是，危机继续在世界某些地区引

起动乱。在紧张的东西方关系的背景下，这些危机令人遗憾地更加令人不安。

西方国家和华沙条约国家之间的分歧确实根本没有缩小，而是似乎是扩大了。军备控制谈判举步不前或者被中途打断。政治对话本身似乎陷入僵局，以致于一些政治评论家毫不犹豫地在一九八四年称作“失去的一年”。

我不得不感到威胁和平的最严重危险在于失去均衡和判断错误。毫无疑问，核武器拥有令人惊骇的摧毁力，没有一方能够希望发动一场核冲突而赢得战场胜利。然而，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难道我们不应承认这种可怕的武器具有强大的威慑效果？

如果可能卷入战事的任何一方不再认为原子武器是不可接受并以为这种武器和其它所有武器”一样即是一种能使他发动并赢得一场战争的武器；或者如果因为失算或误解局势自以为有能力把敌国投入核战火而不会遭受报复，那么核冲突的危险将是名副其实的最大危险。由此可见，危险更多地来自于失去均衡和判断错误而不是军备的增加。因此，我认为打破不偏不倚的均衡势必加剧军备竞赛；而军备竞赛的加剧却不会打破均衡。

根据这一观点我希望利用这一机会以我的一个北约成员国的对外关系大臣的身分再次强调北约理论的基本原则：第一，北约的战略不是“发动战争”，甚至不是“打赢战争”；北约的真正战略是确保永远不让战争爆发；此外，更进一步，就是确保除了用于反对侵略外不得使用任何核武器。

我还想在此添加一句，在采取必要步骤以维持并在需要时恢复这一维护安全和平所不可缺乏的均衡的同时，比利时及其盟国已经采取措施避免军备竞赛。确实，他们已经两次决定裁减其核武库并决意每布署一枚中程导弹就减少一枚核导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采纳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只保持实施北约议定之威慑和防御战略所需之最低限度武装力量”。

确实，虽然均衡在我们看来不可缺少，但这并非意味这种均衡必须理所当然地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相反，比利时同其盟国一样，赞成维持最低水平的均衡，



这既适用于常规武器，也适用于核武器。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积极加入了维也纳谈判以及所有其他有可能在不影响有关各国安全的前提下促成军备裁减的谈判。

我们已经指出这不是件容易的任务，所以我们提倡这种观点，即我们应先尽所能以期制订益于促进活跃气氛的信任和安全感措施。在这样的气氛里同裁减军备具有更具体关系的谈判将更有可能赢得成果。我们在斯德哥尔摩所作的努力正在于此目的。

我们没有耽于极度悲观的另一原因恰恰就是北约愿意在任何时刻不附带先决条件进行谈判。不幸的是，这种主动姿态迄今为止尚未收到华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的任何反应。我期望相信这些领导人会最终认识到这种态度将是一无所获，他们应回转身来握住我们伸出的双手。

现在，第三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公议在历经曲折后行将召开。我满怀希望，希望为了谋求整个国际社会的更大幸福此举将获丰硕成果。《不扩散条约》对限制横向扩散是一成功。令人遗憾的是，在限制纵向扩散方面，结果并不那么有说服力。如果在这方面也能取得进展的话，第三次审议会议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我并不是要压低当前危机的重要性，而是要使它回到其正确的位置上。形势可能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么严峻，但它却有许多令人忧虑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唱高调、紧张加剧和与其相关的信任下降的动态正在扎根。此外，增加军事预算剥夺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要、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援助。在预算紧张的日子里，这些开支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要求改变目前事势的方向而不要引起恶果。我们说军备的研制已经“够了”是因为这种研制带来了浪费、发达国家对不十分发达国家负有的责任，以及核扩散的危险。

然而，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重新连接断了的谈判纽带远非易事。感情表露得太多了；信任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克服猜疑，抛掉失望以重新开始谈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在当今势态中，毫无疑问，必须尽一切努力以求在不远的将来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进行的重要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

尽管我们最殷切地希望中程核力量谈判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早日重开，但这一希望尚未成为现实，对关于空间非军事化的讨论早日开始的希望亦尚未兑现。我们极为遗憾地注意到，东、西方进行讨论的所有现存渠道都阻塞了。对比利时来说，重要的不是地点，而是要使谈判开始并获成功。

也许，我们将不得不在新的、更现实以及在眼下不那么好大喜功的基础上开始，但我们的目标将始终如一，即：把欧洲变为和平和安全的地区，并建立在对指导各国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人道原则和自由的尊重的基础之上。

比利时一向认为，进行中的对话对恢复信任是重要的，但仅此还不够。我们不应把接触仅仅限制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必须在现实和在利的基础上鼓励加强良好的经济关系。在加强各国人民和在国家之间的联系方面，文化、技术和科学关系也可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坚信，只要有耐心，韧性并牢记目标，我们最终会实现《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真正理想的，我们对这个文件抱有很大希望。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我恳请那个大陆的所有国家从不信任的气氛中跳出来，这种不信任使一九八四年的许多讨论毫无结果，这样才能重新走上谈判之路。做到这点可能不很容易，但让我们尽一切努力，踏上谈判之路，逐步地走向将越来越宽广的天际。

我认为，美国总统昨天在大会上的发言以它的调子、哲理和所包含的建议，对早日恢复这一必不可少的对话是一个积极的贡献。这种对话不仅对华沙条约组织和大西洋联盟国家十分重要，对整个世界也十分重要，因受东西方紧张局势影响的不仅是那些直接当事国。

实际上，它阻碍着，有时是大大地阻碍着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它沉重地压在联合国身上，使联合国为和平与发展而采取的行动变得更为困难。

就此而言，我们的大会主席以一种确实卓越的方式强调了这一点。这种紧张状态不是常常在使局部冲突变得更为复杂，扩大，恶化，从而更加难于解决吗？我国政府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和真正的不结盟。它确实一贯希望竭尽全力以避免将其他大陆卷入可在东西方之间发展起来的思想和政治分歧中去，同时谨慎行事，以免给这些大陆带来分裂。

例如，我国政府的非洲政策所遵循的两条根本原则规定：

首先，我们的国家要努力避免使非洲和非洲国家违心地卷入国家集团或大国之间的冲突；

第二，它要努力防止，不为这种对非洲大陆的分裂和削弱出任何力，而要努力促进非洲国家间的合作。

恢复南北对话从各方面考虑都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我们解放出战胜使大家都遭殃的经济危机所需要的精力。

和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比利时失业问题特别严重，使我国很大一部人感到不安。这就使得一个影响深远的工业恢复变得必不可少。但经济危机对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国家影响更严重。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已经出现了一些经济恢复的迹象，可这种恢复迄今给工业化世界仅带来了十分有限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就更小了。

许多国家的相当大的债务问题严重地破坏了它们的发展努力，即使其中一些国家有勇气地对付了这个负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开始找到了一些头绪。饥荒继续进行破坏，对一些其它国家来说，它引起的不只是发展问题而完全是生存问题。

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际经济形势和我们所有人都有直接关系。不管我们属于哪个大陆，达到了什么发展阶段，我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如何，共同找出解决这些严重问题的办法符合我们的利益，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这些问题沉重地，虽然不平衡地，压在我们每个国家的头上。的确，我们看到了什么？

全球谈判目前处于僵局。做为证明，我谨指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第六届会议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四届会议在许多方面使我们感到失望。即使联合国第二届人口会议产生了某些结果，我们不能断言我们寄以很大希望的南北对话带来了所有人民希望的结果。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呢？我真诚地相信，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加强南北对话。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对话的成功有赖于产生平衡的承诺。我深信，只有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比利时紧急呼吁联合国，特别是其专门机构不遗余力地利用它所能采用的一些办法战胜衰退以及后果。数百万的人们期待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领导下把《宪章》所载的承诺变成实际行动。

本着这个精神，比利时倡议欧洲货币区和日元及美元区分别达成协议。这将有助于世界经济更稳定的基础和日益增加的信任气氛。另外，比利时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迅速地找到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办法，我们认为这是世界经济复苏和改善南北关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让我们说我们不能失望。

最近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国家出现了人的尊严和生命受到威胁的局势，人们能够克服观点和政治分歧共同决定并执行局势所要求采取的可行办法。我这时想到的是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国际援助非洲难民会议。能看到这种人类的团结意识所指导的国际会议的机会是不多的。

从一开始，与会国认识到，非洲难民问题是所有国家关心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所有国家的责任，即使有些国家不愿参加这个国际团结的伟大动运。另一方面，各非洲国家政府明确地重申他们保证尽一切努力谋求常常造成人类痛苦的问题的持久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为它们提供财政援助的捐献国已保证和非洲国家合作支持这种解决办法并且通常承担有关国家为接受难民和遣送难民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大部分费用。

至于国际发展组织，它们声明它们愿意充分合作，完成这任工作。

因此，这种具有积极和建设性目标以及人道方面考虑特点的精神使得第二次国

际援助非洲难民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宣言和一个行动纲领，这不足为奇。这些文件是很明确的，并很好地反映了在场所有国家中激发出的意愿，因为，它集中了所有人的承诺，决心一同努力，团结一致，本着以分担重担和旨在取得持久解决非洲难民的办法的战略为基础的精神。

另外，会议强调了援助难民与发展援助之间的互相补充的重要性。对这种相互关系进行具体说明的承诺是该会议所取得一项很大的成绩。无疑，紧急援助和支援是这种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必须继续下去。高级官员通过自愿遣送回国——这是一项直接涉及到难民困境的最佳解决办法——以及安置方案来制定长期解决办法的努力证明是正确的。所有这些努力也必须保持下去。然而，要确保各项解决办法，就有必要将与难民有关的项目与发展进程相接合。该会议明确地肯定了这一原则。

因此，它把自己置于南北关系的总构架之中，并且证明，只要有了目的和现实感，就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取得巨大进展。

的确，这就是德奎利亚尔先生去年5月31日在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日子的筹备委员会上所作的发言中提到的。他说：

……“对于会员国和联合国在达到加强和平和安全、裁军、经济发展和促进人权关键目标方面的缺点，国际社会应本着对人类大家庭和家园充分的负责的态度坦率地指出来。”

这里所指的，并不是组织庆祝活动和作一些发言的问题而是在行动和政策方面反映这些原则的问题，并且，会员国重申对联合国的信心是人类的未来所不可缺少的。

比利时愿意为这一建议做出贡献；而且愿最紧密地与其在联合国中的每个伙伴合作来这样做。

愿40周年纪念给我们提供机会，以便保留使我们联合国起来而不是分裂的因素。让我们努力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记住那次冲突之后世界的局势；记住

我的希望，即这样的浩劫不会再发生；也记住为了这一目标建立一个后来成为联合国的组织的决定。在国联悲惨失败后，人类把希望转移到了本组织上来，人们想要让它成为世界性组织，并能够永远保证集体安全，解决基本经济问题和重申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大家想一想本组织的诞生曾在我们人民中间各行各业中所激起的巨大希望。那么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来实现这一希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我国的一位诗人埃米尔·维哈伦曾歌颂过一株史诗般的百年老树，并描述了老树历经春秋，不断成长之中的磨难，他最后写道：

“然而，它的活力，

“一分钟

“也没有失掉

“一直坚定不移地希望它的生命

“在每个春天里

“都有所扩展，变得更加美丽。”

这也就是我在本组织40周年前夕对它的希望。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殿下下的发言。

主席：现在大会将听取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阁下的发言。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在礼宾官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阁下来到联合国大会，现在请他在大会发言。

西哈努克主席（民主柬埔寨）：首先，我要向所有关心高棉人民悲惨命运、现出席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表示亲切的问候。多年来，许多国家一直坚决一贯地支持被外国帝国主义和吞并主义所侵略、占领、掠夺和半殖民化的民主柬埔寨的正义事业，这对于所有为独立和自由而进行斗争的柬埔寨爱国人士是极大的鼓舞。

主席先生，您荣耀地当选主持本届大会无疑要归功于您出色的能力和您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所做出的杰出工作。通过您，也赞扬了您勇敢的国家——赞比亚。赞比亚在卡翁达总统成功的领导下，在以勇敢的行动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并在为非洲独立而斗争。我谨代表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祝愿您在重要和艰巨的职责上取得成功。我还要对离任的主席，伊留埃卡先生以其智慧和娴熟地主持我们大会的工作表达我们诚挚深厚的感谢。

此外，我要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减缓世界各地出现的紧张局势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他为实现联合国的基本目标——安全、公正与和平所继续作出的努力表达我们深厚的敬意和赞赏。在许多情形下，我们的秘书长已证实了他的不偏不倚、才干和勇气。他为联合国争了光，联合国对他甚表感激。

我极其高兴地代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和人民欢迎文莱国加入联合国。它获得独立，加入东南亚联盟以及其受到大家尊重，这对维护世界那个地区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一项宝贵的贡献。我们祝愿其高贵的君主哈桑纳尔·博尔基亚苏丹陛下和文莱人民享有和平，幸福和繁荣。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愿意发展我们两国人民、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友好合作联系。

最后，我有义务和责任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所有给柬埔寨难民提供避难所的国家，首先是对泰王国，表示热烈的赞扬和衷心的感谢。泰王国从我们遭遇不幸之时起就慷慨地为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到其领土寻求避难的同胞打开边界。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到其他国家避难，但泰国仍然收容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并且目前正在接受从敌人控制区逃出来的一批批人数上百的难民。泰王国向我们难民提供的保护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对它也很危险，越南部队经常渗入并轰炸其领土。我们的邻居泰王国已经向我们表示了值得赞扬的同情和声援，因而赢得了我们永久的感激。

我也想感谢许多更为遥远的国家，它们庇护和援助了成千上万的高棉难民，使他们能够经常与他们的家庭一起，重建象样与和平的新生活。我们永远感激这些国家。它们怜悯我们不幸的人民，象兄弟一样对待在它们国土上避难的难民。

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国际机构、联合会、团体，甚至个人，已经向我们的人民提供了极其值得赞赏的人道主义援助。 还有的人向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外交和物质支援。 我想代表民主柬埔寨的政府和人民，最衷心地感谢所有这些柬埔寨的伟大而慷慨的朋友。

今年，我们的解放斗争在战场上获得了新的胜利。 自从上个旱季开始以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加强了活动，加紧攻击我国的中部，特别是洞里萨湖周围的省份，这一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和经济意义。 事实上，这是一个铁路、公路和水道相接的汇合点，敌人经此向驻在西北和西部邻近泰国边界的部队运送给养。 我们的抵抗力量已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骚扰敌人，摧毁了许多军用物资库，一直打到马德望、暹粒、磅同和菩萨的省城中心。

由于我们连续攻击一直到洞里萨大湖沿途的铁路和公路，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供应护航队已经被击溃和歼灭。 马德望省“粮仓”的一大部分已经摆脱越南控制，使占领部队发生严重的供应问题，并使他们试图摊派的大米征收量几乎降到零，这种征收是为了越南本身的好处，众所周知，越南的经济困难相当严重。

越南曾经认为，它找到了对付失利的办法，即把大量越南的“农民士兵”安置在柬埔寨最肥沃的土地上。 有些外国观察员得以访问在河内干部愈来愈严厉控制下的韩桑林傀儡集团领导下的所谓的人民柬埔寨，他们报道说，使柬埔寨彻头彻尾殖民化的进程已经达到惊人程度。

可靠的目击者报道说，我国首都几乎有一半居民是越南人；并且在越南控制的一些地区，占领者已经建立了纯粹的越南区，其中大部分“定居者”是带武器的，并且参加镇压高棉爱国者的抵抗活动。

几百个和敌人勾结的韩桑林追随者所推行的这一政策强行规定学校要教越南语，各级傀儡政府必须使用越南语，并且提倡越柬人通婚。 这些新主子疯狂歪曲柬埔寨的千年历史，企图使学龄儿童从小就学会知道自己是“大越南”——即胡志明设想的印度支那联邦——的成员。



著名的法国自然主义者和人种学者、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一些关于柬埔寨的可靠书籍的作者玛丽亚·亚历山大·马丁在1984年夏天向《国际评论》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报告，题为“柬埔寨的越南化过程。”所有关心我们国家的问题的人都可以去读一读。

她特别指出，在1982年，“海疆被移动了，损害了柬埔寨利益”；在1983年7月，河内领导人和他们在金边的傀儡签署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条约。”

她说，还有一个文本虽然承认目前的边界，但却考虑“重新划分陆地边界”——即修改已经划分的边界，尤其是柴桢省和鹦鹚嘴地区。

据目击者说，由于越南在柬埔寨的代理人势力强大，所以越南人可以自由地跨越边界，进入柬埔寨，并定居下来。外国观察家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和大量高棉难民的证明，估计目前在柬埔寨约有五十至六十万越南移民。在一次由政府高级干部参加的金边会议上，地区和省公社领导人了解到有一种叫普拉卡斯(Prakas)的信条规定高棉人必须“和越南公民分享自己的土地，并帮助他们定居下来，建造房屋；不然的话，他们将以进行反越活动而被投入监狱。于是，很多事件发生了，许多高棉公民纷纷逃往丛林或泰国。

马丁小姐说，有些越南公民，特别是那些由于生活在柬埔寨而说高棉语的越南公民“已经加入了柬籍，这样可以冒充高棉人……，他们当然有投票权。她还说，据许多逃亡的官员报告，金边领导人甚至连表面上的权力也没有。他们的同胞拒绝和占领者合作，越来越同情进行抵抗的人，都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政府中的越南顾问已增加了一倍。马丁小姐最后说“遭受了种种屈辱和镇压的柬埔寨人民有自尊心，正在表现出强大的力量，真是令人敬佩。

几个月前在给《日本时报》的电文中，《华盛顿邮报》驻曼谷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强调柬埔寨境内的高棉人对越南占领者日益不满。越南人激起了人民的憎恨，因为越南军队纪律涣散并越来越多的越南人移居到柬埔寨各省。根据这位记者

的报道，去年由于在各省行政部门和韩桑林军队内进行清洗，有15,000名高棉人逃往泰国。

《华盛顿邮报》记者指出，虽然越南人及为他们服务的傀儡声称，1979年以来只有56,000越南人移居柬埔寨，而西方外交官却认为这个数字应是200,000至400,000人，抵抗运动指出有500,000至600,000人。

沙克廷先生 (Sek yen) 是韩桑林政权重要人物，曾任此政权的政治和宣传学校副主任，与家里15个人一同逃往泰国，被送到曼谷。沙克廷在一次记录招待会上透露，大多数高棉高级官员都娶越南人为妻，这些越南妇女每周开一次会，向金边越南当局报告她们丈夫的活动情况。他们的孩子被送往越南学习。

谈到越南在柬埔寨的影响时，沙克廷说，从中央政府直至最低一级，“所有决定都是由越南人作出”。每一个柬埔寨官员，或想讨好占领者的人都必须在家中显著的地方挂放胡志明像。

他还强调，“柬埔寨老百姓正开始设法支持反越抵抗力量”。沙克廷得出结论说，“愈来愈多的高棉人支持联合政府，因为他们想消灭越南人、解放祖国——他们相信能达到这一目的”。

我已尽力概括了马丁女士的话，她是关于我们问题的卓越专家，她的独立思想不容置疑，我还概括了沙克廷先生的话，他是亲越的韩桑林政权的重要人物，他逃离祖国以此来抗议越南对柬埔寨的统治，把柬埔寨沦为河内政府的奴隶。

奇怪的是，同几乎所有到过越南控制下的柬埔寨的外国观察者和记者相反，一些人则效仿越南宣传调门，说什么金边政权得到全体高棉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则为人人所唾弃。

现在国际公共舆论可以判断这种说法的可信性，我重申几年来我一直提出的建议：在越南军队全部撤出之后，在联合国严格监督下举行普选，各党派、政治团体，包括韩桑林集团在内都可以自由参加。韩桑林政府及其越南盟友理应立即响应这一

民主建议。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据他们说高棉人民将大量投票支持目前的金边领袖们，一举击败抵抗运动的三方。如果被在联合国监督下的人民选举所击败，抵抗各派便毫无选择地滚出高棉领土，在流亡之中反省自己的耻辱与失败，这当然只能自认晦气。

不幸的是，金边和河内都不想听到要举行这样的自由选举，他们现在也不想听到这种选举。

我还想补充说，我在过去几年里提出的合乎逻辑和合理的建议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这些建议遭到同样的断然拒绝。例如，为了重建我们四分之三已遭受战争践踏的国家，我曾建议成立一个全国和解政府，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中包括所有同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的其他柬埔寨各派力量。这一全国和解政府将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成员，享有中立国和不结盟国的地位，以便向越南人和他们的伟大的苏联朋友证明，一个和解的柬埔寨将不会是所谓“中国威胁”的一部分，对这一点越南装腔作势表示很关切。

眼下很清楚，越南和其盟友拒绝任何对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最近越南提出关于开始所谓的“东盟国家”与别名为“越南印支联邦”的印度支那国家之间无条件会谈的建议就表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被某些人所描绘为一大突破的河内建议事实上是清楚地谋求埋葬联合国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五个决议，并承认越南在柬埔寨的既成事实，从而承认由一个主子和两个仆人组成的越南印支联邦。

然而，我们的武装抵抗力量正在不断扩大。它拥有六万多名战斗人员，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高昂的爱国精神，这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很成功的英勇的袭击中已经表明。

另一方面，越南发起的攻势得不到被迫加入韩桑林部队的高棉青年的支持，这些攻势毫无疑问极大地危害了解放区的同胞，但是这些攻势没有能够损害我们战士的一根毫毛，更不要说夺回这些地区。

无论越南人多么高声叫嚷，柬埔寨的局势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是，恰恰相反局势即将逆转。在军事上，我们的境况正在逐步好转。我们正在猛烈地，充满决心地反击并且经常主动出击。在政治上，正如最优秀的观察家所证实的那样，国内的人民尽管抱有和平共处的可理解的愿望，但怀着对所谓的“人民柬埔寨”的主子、越南占领军的深仇大恨，他们清楚地站在我们联合政府的一边。土地在敌人的脚下正在燃烧，他们原想一下子吃掉小小的柬埔寨。在外交上，我们的合法政府正得到那些信奉独立和公正、事实上占联合国绝大多数的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我在战场上，在对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许多访问期间亲眼看到了这一点，在那里，我到处都受到最理解的和鼓舞人心的欢迎。

加速我们在柬埔寨的斗争以及国际社会日益增强的支持不会不，而且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使越南恢复理智、并且使它在关于柬埔寨的国际会议上这样做。很清楚，这符合越南本身的利益。越南不愿承认，它一直遭到最高国际论坛，以及当越南英勇地捍卫其自决和统一权利时曾是它朋友和盟友的国家的谴责。我有必要告诉大家，在这些友好国家中，我担任国家元首的柬埔寨站在第一线。

我还要强调指出，我们联合政府并不是象有些人经常说的是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政府的部长们一直在解放区工作，我也经常访问这些地区，帮助那里的人民，检阅战斗人员，并且接见友好国家外交特使的国书。

如果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能够捍卫民族团结，我们就有一切希望。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和维护我们民族特征的基本因素。

现在我们压倒一切的职任是，使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致力于爱国大团结，没有这种团结，我们的斗争将是徒然的。我注意到，我们联合政府的所有组成部分都认识到有这种需要并将拯救祖国的责任置于一切考虑之上。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敌人分裂我们联合政府的企图失败了。

我们高棉人清楚知道，越南人是我们的邻邦，并将永远是。越南是一个好战的、扩张主义的和野心勃勃的种族，我们同它一直很难和平相处。然而，越南领

导人在一些重大场合是能够而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他们已经在最近几十年同美国打交道中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国内形势、尤其是经济形势变得越来越困难，越南南方人民——说得婉转一点——并不真正信奉北方的思想和清苦。

关于柬埔寨，河内的领导人们已多多少少丧失了自己的一切幻觉。他们知道，金边的傀儡集团对他们的俯首贴耳是很勉强的，知道这个傀儡集团对于它每日加以污辱的人民并无控制力，由于这个傀儡政权犯下的暴行，人民已经奋起反抗了。从经济上说，北越曾幻想将柬埔寨变成自己的粮仓，以解决自己的粮食困难；由于抵抗力量的英勇行为，柬埔寨将永远不会变成这样一个粮仓。这场战争代价高昂，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从越南的劳动力中动员了大量的战斗人员；从金钱和国际形象来说，它也代价极高。

这种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殖民政策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除非越南决心自我毁灭，或者要使其牺牲大到与其所希望从这场失败的战争中获得的好处不成比例的地步。

如果我们的敌人能够倾听理智的呼音，那我们提议终止这场世仇。倘若它从我们的领土上撤出，我们会主动与它及其目前的盟友们，与一切国家发展基于和平共处、平等、相互尊重和互利五项原则之上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所要建立的柬埔寨将是一个独立、中立、不结盟的柬埔寨，它将不会与任何人交恶，将发展同一切想成为它的朋友的国家之间的友谊。象越南这样一个拥有5,200万人口、军事上如此强大的国家，为什么要对柬埔寨感到不安呢？

到目前为止，越南人迫使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战斗。我们真诚地希望，他们会很快认识到同柬埔寨人民的合法代表进行谈判的必要性，会认识到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基于公正、智慧和平等之上的关系并不会带来屈辱。

最后，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民柬希望通过自己的代表团作如下声明。

第一，我们重申对同样遭受着越南统治的老挝人民的友好声援，声援他们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正义斗争。

第二，我们重申将始终不渝地支持朝鲜人民为统一自己祖国所做的努力。我们坚决支持金日成元帅为独立和平统一朝鲜所提出的公正建议。

第三，我们也支持和声援正在反抗苏联入侵的阿富汗人民。我们祝愿英勇的阿富汗战士取得新的胜利，直到苏军撤出，从而使阿富汗人民得以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府以及经济社会制度。

第四，我们继续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使他们能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恢复他们的合法民族权利，包括在自己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这是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第五，本着同样的希望，我们欢迎在黎巴嫩建立民族团结政府。重要的是，所有外国军队从那个遭受苦难的国家撤出，使它得以恢复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六，我们敦促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兄弟邻国终止它们之间战争的升级，我们支持任何能够和平解决该冲突的措施。

第七，我们重申全力支持非洲解放运动，特别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爱国者的人民斗争的唯一合法代表——正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为实现目前的非法政权撤出、向纳米比亚人民移交权力而斗争。

第八，我们支持非统组织和非洲之角各国为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做的努力。我们重申，我们声援索马里人民为捍卫独立和领土完整所做的斗争。

第九，我们支持乍得人民和政府为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

最后，我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各国为消除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紧张局势，实现该地区各国的自由与独立所提出的建议。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民柬主席刚才向大会所作的重要发言。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由礼宾官陪同走出会场。

拉米雷斯—奥坎波先生（哥伦比亚）：我相信，由非洲统一最杰出领袖之一的保罗·卢萨卡先生主持这届大会的程序确实是一个好的征兆。哥伦比亚非常高兴看到阁下主持我们的讨论。从一开始，赞比亚和哥伦比亚就具有共同的独立理想：在我们的主席英明领导下纳米比亚理事会维护了这些理想。

我们也希望祝贺豪尔赫·伊留埃卡主席，他在去年的大会上工作出色。我们和他在和平理想方面有一致的意见；这种和平理想在孔塔多拉集团中间已经形成\*。

我们想借此机会欢迎文莱国加入联合国。

在我讲话之前，我们应该提到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工作，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向这届大会提交的报告忠实地反映了他对我们组织的指导。

还有15年，人类就要进入我们时代的第三个千年。上一世纪的特点是深刻的对抗和战争，而与此同时，它的另一个特点是最生动有力的技术和文化进步。但是，整个世界还没有充分地获益于为各国人民实现的和平与平等发展。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许多政治问题起源于《雅尔塔协议》之后达成的势力分配，从而形成了势力范围；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势力范围同国家的民族利益发生冲突。现在的情形似乎是，这种局势正在延续下去，在不同的程度上波及欧洲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就美洲大陆而言，我们可以说世界势力理论也使它倍受其害。在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了违背人民意愿强制实行独裁统治。这种独裁统治无视政府，无视合法的意见表达手段。众所周知，这些都是右派或者左派的极权主义政权，这些政权是不断侵害人权以及其他权利的前奏。

因此，我们必须制订一种使人类免受造成暴力对抗的意识形态极化的政策。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宣扬多元主义的正确原则，以此作为对话的实质并承认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世界观。这一思想也是我国与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合作，

---

\* 副主席戈穆西科·格拉尼埃尔先生（玻利维亚）开始主持会议。

真诚地努力防止公开的大规模对抗，在中美洲这种对抗会导致重大的社会和经济代价。由于这是一个兄弟残杀的战斗，对于我们大陆的稳定具有严重的后果，因此使这种代价更大。

我们在这个地区所希望的只不过是促进民主制度，各方进行自由的接触，尊重其他人的权利，把容忍作为政治进程的基石。我们认为，这一点的重要性是由于我们通过和平办法的手段，克服了我们同拉丁美洲姐妹国家的暂时分歧，这使我们强调以下一点，我们决不能认为，武装对峙和使本地区的问题国际化能够实现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我们真心希望，我们这个大陆的各个国家相同之点多于分歧。因此我们要求与会国支持我们并作出必要的政治决定，以实现孔塔多拉集团所希望的那种和平。

二十天前，墨西哥、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外长提交了：“中美洲和平的孔塔多拉文件”，其中主要部分强调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国际事务和尊重主权。该文件宣布，有必要通过人民自由选举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政治社会组织来恢复和平与信任。

为了充分实现以上目标，文件规定任何领土都不允许被用来从事不符合其他国家主权的行。同样，我们赞成通过民族和解的努力来建立、促进和加强民主制度，这样就可能根据法律实现民众参与政治协议。

在这个和平和发展的文件中，我们还宣扬了通过缓和紧张局势和促进信任来执行协议。为达此目的，我们具体地规定了核查和控制委员会的职能。这个委员会包括各国派遣的四个公正无私的委员，他们将核查拆除外国军事设施。此外，我们要求参加训练活动的外国顾问立即撤出。签字国被要求不在领土内进行使这个地区各政府不稳定的活动。

我们的实际责任是实现使中美洲国家能够在没有内战或者外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处理他们自己的发展问题的协议。我们来到联合国是希望从这个组织得到支持，而这个组织建立起来正是为了维护和平。



如果有人要否认，在中美洲所面临的危机背后存在着影响到整个地区的严重经济问题的话，那是太天真了。这个周末将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召开的会议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召开有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巴拿马、危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等国部长一起参加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会议，从而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直接提供经济援助并且促进其他形式的合作。

我想借此机会赞扬十国集团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采取的态度，它们愿意参与拟订需要所有友好国家支持的解决办法，以寻求真正的政治平衡和使经济机会多样化。

孔塔多拉集团成员国根据去年给予它们的使命已于今天下午向联合国秘书长汇报了它们所做的工作和谈判进展。我们已经提交了一个修正文件，拟作为大会正式文件散发。我们也打算要求安理会根据它通过的决议规定召开会议。

除此以外，孔塔多拉集团将提交一项决议草案，供大会讨论，这就符合了上届大会通过的决议条款，这个决议草案称为“中美洲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动行动的威胁”。

这个文件获得了中美洲国家的广泛支持。一旦这个文件签字，一旦我们从那些国家获得了最后评论，一个附加议定书将向所有国家开放签字。它将以具体的法律形式反映国际社会从一开始就对孔塔多拉进程的一致支持。对于超级大国和工业化国家特别必要的是遵守这个文件，以成功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必须指出，唯有各签字国在不受任何干涉的情况下显示出来的政治意愿才是决定这个地区命运和未来的因素。

在各级不断寻求和平的同一前题下，我荣幸代表本政府在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总统的领导下已经开始了它的特别努力，以实现有利于所有公民的和平。

我国现任政府的一个特点是，我们正在国内正在实行的是我们主张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中美洲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这样做是很恰当的，因为政治领导人经常受到批评，说他们在国际一级发表的讲话和他们的政府实际上采取的行动之间不一致。

哥伦比亚相信，对话是民主的实质，它比对抗和毫无限制的斗争更符合国家利益。我们执行了一项民族对话的政策。这样，我们的政治制度从来没受到威胁，我们的机构和合法建立的当局受到的威胁更小。这一努力理所当然地受到各方的赞扬。

现在，我想提请大会注意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国际社会具有最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外债问题。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我们讨论过，如果债务问题的不利影响继续下去，如果拉丁美洲的资金不断枯竭，加强民主制度会出现什么困难的问题。拉丁美洲的资金现在正在转移到债权国，因而产生的影响明显对于就业、生产和增长具有灾难性的影响。

拉丁美洲地区根本没有取得进展，而是在1983年以及今年迄今为止，倒退到1976年的水平。换句话说，过去8年所做的各种政治、财政和社会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大肆宣扬的某些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复苏仍然局限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之中。时间的流失肯定了以下这一点：我们在1981年说，北方的经济复苏不会自动地在南方产生复苏是正确的。

我们不得不讲到，联合国在发起第一和第二个发展十年、第六届贸发大会、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和颁布《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今天鉴于发展中世界的危机，所有这些似乎仅仅是历史的事实。

现在拉丁美洲将其3%的国民生产总值转移给发达国家。在过去的三年中，这一转移的资金流失约达500亿美元。我们不妨重温一下60年代所承担的义务；根据这些义务工业化国家将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其1%的国民生产总值，这看上去是多么的自相矛盾。我们已经改变了8年所作出的真正努力并使这些努力变得毫无效益，我们损毁了四分之一世纪作出的政治努力。

所以，在今年的6月21日，11个拉丁美洲国家合乎情理地在卡塔赫纳·德·印地亚特开会，仔细和有效地审议了3,500亿美元的沉重债务负担所带来的政治和物质上的后果，同时，为了单独谈判的目的找到问题集中的领域，以及大家可以

同意的解决方法，并共同评价这些问题，不提出单方面的延缓偿付期或者人们经常提到的债务国俱乐部，而是制订出一个最好的方法，通过重新发起在我们地区已经停止的发展进程来兑现我们的金融承诺和履行我们的金融义务。

卡塔赫纳协商一致意见是否有效和及时将由对话的成功或一旦对话不能实现债务国和债权国破产来证实。这一协商意见作为分析和讨论的要点，突出表明有必要找到符合世界经济增长和债务国支付能力的真正的利率的水平；有必要建立特别偿付方法以支付最近金融条件所引起的间接费用；有必要使多边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更加灵活；并且紧迫地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帮助建立一个旨在减轻债务负担和通过消除保护主义壁垒开放市场的新的世界流动资金。

就在两星期以前，卡塔赫纳协商一致意见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举行了第一届后续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尽管舆论界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一些单独的重新谈判一时的成功表示了乐观主义的态度，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债务问题的实质性方法。正如谈判者自己所说的那样，绳子稍稍地放松了一点，但是疙瘩依旧未解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有必要邀请发达社会同债务国家的政府建立直接的政治对话。只有各方的政府作出富有远见的决定才能够使世界经济不至于在不远的将来发生窒息。

我国愿在本届大会上重申，它对所建议的对话很感兴趣。我们不能够想象这个经常将人类从其最深刻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的组织，由于恐惧或者是缺少谅解，可能会失去作为永久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资格。最近美元利率的上升表明，所有的国家，包括工业化国家，应紧迫地一起研究国际金融问题。

正何危地马拉总统今天上午有力地强调的那样，8月10日，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厄瓜多尔以及哥伦比亚的总统，以及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的副总统在基多宣布，贩卖和非法使用麻醉品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影响它们的发展并且构成了持久地颠覆威胁。

他们还承认贩卖麻醉品是一项在国际一级通过具有庞大资源的组织所计划和开

展的活动，反对贩卖麻醉品的斗争必须由生产国和消费国一起发动而且这场斗争必须包括国际协调的行动。

为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在联合国组织的赞助下，召开一次国际特别会议；这一会议将宣布贩卖麻醉品为一项国际性罪行，在世界范围内采取行动，向其作斗争，并且为了那些正在付出很大的代价正在努力消除贩卖麻醉品的生产国设立一个援助基金。

哥伦比亚在这一灾害中遭受到无法估量的损失。今年，它使哥伦比亚的司法部长惨遭黑社会杀害，因为他同黑社会进行了无畏的斗争。

我国政府正继续进行这场战斗，但是它清楚地知道，如果消费国也以同样的精力处理这一问题，那么毒品贩卖将不会存在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届大会上建议，我们必须向贩卖麻醉品发起一场激烈的全球性战争。

在1975年第三十届大会期间，哥伦比亚第一次提出有必要为外空制定法律定义，特别是有必要保证赤道附近的国家有权使用静止轨道的有限自然资源。随着不断加速的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外空的新的工业潜力和外空军事化的危险，这一方面已变得极为重要。

今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外空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我们代表赤道附近的国家提出了一项使用静止轨道的原则草案，77国集团认为这一草案是谈判的良好基础，是一项具有广泛科学知识的严肃的法律声明。这一草案敦促将这一资源用来为人类造福，并且纠正目前垄断和不平等的状况。同样也是在我们的倡议下，1982年内罗毕国际通讯联盟的通讯大会期间，人们承认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有一些象我们这样的国家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

发展中国家对频道过于拥挤和轨道位置不稳定的关注日益增长，这导致了召开一个外空电台通讯的世界行政会议。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将本着公正的精神处理所有这些问题。

正如我们对海洋法的定义——这是国际社会所作的一次成功的努力——作出的贡献那样，我们相信，目前我们必须本着同样的精神制订外空法律，适当地照顾赤道附近国家的特殊情况，承认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在加强和平与防止文明毁灭的努力中，哥伦比亚相信，它正通过就管理禁止轨道的建议作出具体的贡献。我们邀请外空大国的发言人探索走向和睦和协商一致意见的准则的道路。我们希望外空成为发到我们共同命运的道路，而决不是通往毁灭、仇恨和战争的跳板。

我们曾经多次，几乎过份地说明我国是如何理解 and 实践自己对纯粹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念的。我们只有在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时才拿起武器。在同我们接壤的邻国——不论是加勒比海的邻国还是太平洋的邻国，是奥里诺科河还是亚马孙河上的邻国——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说，我们对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履行条约的善意提出过疑问。今天，一如既往，我们呼吁各国接受一个国家所做的明确承诺。

因此，我们强烈地反对一个国家干涉或从军事上干预另一个国家的事务，不论是在阿富汗、柬埔寨、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乍得、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还是洪都拉斯。不论这种活动在什么地方发生，都会使无数人丧生，会带来不公正和痛苦，给整个人类带来仇恨、痛苦、不安全。

在此，我们必须声明，外国军队和军事顾问必须回到自己的兵营。如果我们要使每个国家都能够掌握自己的财富，规划自己的经济发展及创造自己的文化特征，那么每个国家都应能够完全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和平、公正和进步。

我们一贯捍卫在不影响国际组织普遍性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特性的权利。我们关注中东的局势，因此，我们呼吁在寻求解决办法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主权国家的权利，同时也应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及其希望以其邻国和平相处的愿望。这也是我们对黎巴嫩所抱有的希望。我们希望看到黎巴嫩能够恢复它曾经长期享受的和平与和睦，从而使我们最近十分震惊地看到的对人类残杀的流血行径不会再发生。

同样，我们也强调英国和阿根廷应当再次坐到谈判桌旁恢复单方面中止的谈判，从而使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与该岛居民的利益一致起来。

我们欢迎西班牙和危地马拉恢复关系。这是在经过了哥伦比亚总统成功的斡旋之后，于9月22日在我国首都波哥大宣布的。

当代国际政治的所有思想流派的代表都已正确地指出，两个大国之间的国际军备竞赛已经达到了荒谬的程度。简单的逻辑将促使我们思考：储存足以将敌人摧毁十次以上的武器是多么的疯狂。这种疯狂和荒谬的竞赛除了导致彻底破坏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

让我们细细想一想，我们有许多理由在不远的将来庆祝生命战胜了死亡，在今天被战争所毁坏的田野上播下和平的种子以及保证同我们一道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几百万人的生存，从而使人类的智慧不会变得如此邪恶和疯狂，以致要选择核灾难而不是选择对进步的希望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

一年以前，也是在这个大厅里，贝利萨里奥·巴坦库尔总统向世界说了如下的话：

“和平并不是单靠废除军备竞赛就能实现的；我们有必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实行裁军”。（A/38/PV.19.第6页）

我们并不希望当代和未来的人类受到核威胁，这一威胁现在已成为明显和不可抹煞的事实。因此，我们同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一道对在东南太平洋所进行的核试验提出了抗议，这些试验危及到了南半球海洋一些地区的海洋生态系统，如果象有些人十分傲慢地说的那样，这些试验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地区的海洋环境的话，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沿岸进行这些试验呢？我国相信，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国同我们一样，都支持达成核协议的观点，正如里根总统在他今天的发言中所说的，使世界能够满怀希望，健康安全地迈入2000年。

我们表示下列的看法，以反对一切形式的不公正。我们怎么能不支持正在争取独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呢？我们又怎么能不支持黑色人种呢？他们仍然在坚持他们的合法要求，以求终止在非洲存在的反常的种族隔离做法。我们怎么能够忘记成百万的无辜难民呢？他们惨死在独裁残暴的政权所雇佣的雇佣军手里，或者葬身于太平洋之中。

哥伦比亚支持联合国高级难民事务专员在这方面所开展的一切工作，我们希望，他的工作将能帮助世界各地成百万的人。我们必须研究以何种途径保证这些难民在个人的尊严受到尊重、生命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返回自己的国家。

同样，我们要求朝鲜半岛的问题以和平的方式，由各直接有关的各方进行对话来加以解决，从而使谈判能够在没有敌意的情况下得到审议。

今天的世界处于危险的边缘，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了两个集团的军事对峙的威胁。因此，不结盟运动是必要的。哥伦比亚也是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成员，我们需要不结盟运动，以便使世界不再成为那些争夺统治权的人的战场。我们欢迎由于铁托元帅、尼赫鲁总理和纳赛尔总统的远见而产生的不结盟政策，这一政策激励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为自己制订规划，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并以普遍的价值准则来确定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人们正确地指出，联合国是建立在两项原则基础之上的，这两项原则涉及到人类环境的命运，原则的宗旨是为了使人类免遭毁灭。第一条原则关系到各国要求领土完整得到真正的权利，这同承认各国的自主和平解决争端一样构成了国际法的基础。第二项原则是世界各国逐步发展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联合国确认了经济与社会公正的原则，提供了一个政治论坛使世界各国都能表示自己的观点，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有助于促进对对手的了解。毫无疑问，通过这样做，联合国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它的非殖民化的目标。我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是《旧金山宪章》的签字国。《旧金山宪章》继续激励着我们去寻求孔塔多拉集

团所寻求的协议。 我国要建议重新实现上述原则。 我们建议将这些原则建成我们的日常实践和努力，成为一切善意的人们所必须履行的责任。

重新实现这些原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前景暗淡的时代，我们迷了路，迷失了方向。 毫无疑问，人们已认识到，这个国际大家庭同其他国际组织一样，是建立在尊重他国权利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华雷斯所强调的那样，容忍一切思想依然是引起国与国争端的有效办法。 我们还从来没相现在这样发现一位法国哲学家所说的话是多么的正确。 这位法国哲学家描述了高尚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这一方式如果在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得到严格运用的话，可以成为所有国家共同生存的方式：“我厌恶他的思想，但我将舍出生命来保护他所具有的表达这些思想的潜力。”

在这次发言中，我国已经努力来同大会分享我们的最高雄心——和平；然而，我们担心我们也许是单枪匹马的来进行这个努力，我们担心，在这个没有建成的通天塔上，语言的混乱不仅仅是文字的不同，同时也表达了不同的概念。 我们必须承认，对发达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和平是一个以裁军和防止核浩劫的必要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 简言之，就是解决东西方冲突。 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包括了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来说，和平的概念不可避免地是同贫穷、饥饿和不公正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它意味着解决南北冲突。

哥伦比亚希望国际社会朝着一个方向做出努力，以便找到一个适合于东西方冲突和南北方冲突的共同标准，从而使我们能够对和平拥有一致的概念，使我们能够携起手来，使所有国家的人民能够在进步和公正中实现和平。



博德斯特罗姆先生（瑞典）：首先，我想祝贺保罗·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当选为大会主席的崇高职位。我还要借此机会热烈地欢迎联合国的新会员国文莱国。我国真诚地祝愿文莱国有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未来。

在1946年的第一届大会上提出的问题中，有两个问题今天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个就是销毁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另一个是南非对那时的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所提出的要求。现在，当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行将到来之际，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在联大的议程上列着加速核军备竞赛和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问题。这些不幸的事实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

过去的一年，国际形势没有改善。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深深的猜疑，双方之间很少对话。同时，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正在扩大。债务危机仍旧构成严重的发展问题。这种消极气氛所引起的紧张，没有一个地区可以逃避。

近年来，就削减核武器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科学家们已透彻地描述了由直接破坏与核冬天所引起的核战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如此，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花钱生产愈来愈先进的武器系统。警告时间变得更短，偶然事故引起冲突的危险在增加。

应当以更多的对话来取代目前这种对峙的气氛。对话应包括军备现状和许多地区性冲突，这些冲突在大国角逐的影响下有可能变得更难解决。

令人极为遗憾的是，在联合国成立近四十年之后，我们仍远远未能实践《宪章》所规定的基本原则。联合国经常不得不扮演消极的旁观者的角色。在出现冲突局势时，即使它有可能进行干预，也往往为时过晚，只着眼于冲突的表象而不追究其起因。

尽管根据《宪章》负有义务，各国在很大程度上仍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尚未能摆脱破坏人权所造成的祸害。联合国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制定的计划未能得到足够的资金。要想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各会员国就应履行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宪章》的基本条款是，而且必须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原则。它们

应当成为我们为发展各国间和平关系与合作的共同指导方针。争端必须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容忍威胁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的情况。各国必须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必须承认他国的安全权利。每一国家以自己的方式来选择如何实现安全，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得损害他国的利益。在这个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时代，安全必须得到共同的保证。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对《宪章》基本原则的践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屈服于这种行径。瑞典遵循自己传统的中立政策，一向维护并决心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只有尊重国际法基本规则，通过国际合作才能保证持久和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负有特别责任。如果它们本身违反国际法，无视《宪章》的原则，就会产生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温床。

对瑞典来说，联合国会员国资格与国民产生的义务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瑞典政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给联合国机会以实现其所预想的主要目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过去两年中针对秘书长精辟分析的辩论，产生了很多加给联合国的实际建议。去年，北欧国家在一份给秘书长的联合报告中对这一讨论做出了具体贡献。

安理会应找到可行方法，使人们更容易地把冲突在其初级阶段就加以解决，并防止诉诸暴力。本着这种目标，就有可能改善安理会同秘书长的合作。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来保证安理会的决定得到执行。安理会应考虑在某个时机召开部长级会议，以审议威胁和平的危险，讨论及早遏制它们的方法。

必须维护关于集体负责联合国经费的原则，包括所有维持和平活动在内。

我们作为会员国都必须负起负责，保证以适当方式利用联合国。

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提醒我们注意几个有关违背此目标的工作方法和决议的倾向。

维护联合国的普通性是非凡重要的。如果有国家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那么不同意见就无法使之接近。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各国不要脱离联合国的工作，而要共同努力进行也许是必要的对联合国的改造。

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制定良好的行动守则，这是一个合格的谈判机构和一个不可缺少的集会场所。

联合国不断扩大在裁军方面的工作，反映出各国人民和政府正在对正在升级的军备竞赛，特别是超级大国间的军备竞赛的关切，在军事领域有关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建立信任措施的倡议和建议显著增多。在对裁军努力有极其重要性的问题上，人们正在进行研究。占联合国绝大多数的无核国家试图用各种方式寻找打破核武器国家间的僵局和制止军备竞赛的方法。瑞典对这项在联合国内和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的工作继续给予重视。

今年5月22日，包括瑞典首相在内的五大洲六位总统和首相，呼吁停止核军备竞赛。他们敦促核国家宣布冻结核武器。在联合国工作中，墨西哥和瑞典提出的关于核武器冻结的决议反应了这点，这一决议得到了大会绝大多数的同意。

但是，只能有限地执行联合国裁军的决议。这一定会削弱联合国的权力。对这一局势的重大责任要落在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头上。

那些有权力决定使用核武器的人不仅在拿他们自己国家的生存打赌。他们还危及我们的生命。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并说服核武器国家认识到它们还要对我们负责任。

今天离第三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召开不到一年了，在核裁军方面，没有任何正在进行的双边或多边谈判。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已经证实即便是建立一个核武器禁试问题委员会也是不可能的。核武器国家不能履行不扩散条约规定的义务，这使人们对条约的未来担忧。在这种背景下，谈判制定出一个全面禁试条约和恢复核武器谈判是特别重要的。

在这方面，停止部署更多核武器的决定将是一个有价值的贡献。为了在外空防

止军备竞赛，发起多边谈判也是迫切需要的。主要的空间大国可以以双边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为取得进展奠下基础。

当今的特点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和不信任，在我们联合国工作中，我们必须寻求现实的方法来为裁军进展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互相信任。日内瓦裁军会议就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进展表明这是可能的。

自1984年初以来，斯德哥尔摩主持了建立欧洲信任安全措施及裁军会议。实际上，欧洲所有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正在谈判制定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来促进欧洲的缓和和准备裁军谈判，这是一个积极而重要的事实。

尊重人权必须是国际法律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争取和平的一部分。违反人权不是个别国家的内部事物，它不管在哪里出现，都应予以谴责。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现实情况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关于人权的公约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距。瑞典对联合国越来越重视这一严重问题感到高兴。我们赞赏秘书长的介入并支持他的努力。

今秋一个反对酷刑的公约草案已提交大会审议，这是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可靠消息表明，在许多联合国会员国中，严重违反人的尊严的现象一贯在发生。瑞典政府认为，大会优先考虑此草案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希望，可能的话，今年通过这个公约，并能有效地监督其执行情况。

废除死刑这一紧迫问题现在正由人权委员会在审议。瑞典政府希望这项工作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

同样，联合国系统之外，也正在为促进人权进行着有意义的工作。极为重要的是，1975年在赫尔辛基签署欧安会的最后文件中关于这方面的承诺应该赋予实质性的内容。

我们赞同秘书长看法，要加强和更好地协调多边努力，以解决麻醉品这一严重问题。

我们也必须加强联合国在管理地球上的共同资源方面的作用。自12年前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以来，我们已逐渐地意识到，寻求国际办法解决环境的中心问题是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然而，在国际一级，这种认识至今仍然停留在口头上而未见诸于行动。我们希望，事实将证明，联合国最近建立的以挪威的布鲁恩特兰女士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是卓有成效的，并将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工作。

联合国负有特别的职责，促进中东冲突的解决。在一个和平过程中缺乏积极的措施颇为令人不安。

有关各方必须在安理会第242(1976)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直接进行谈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这些谈判。

和平解决必须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的正当要求，其中包括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同样也要满足以色列在安全的和被承认的疆界内和平存在的权利。正如去年巴勒斯坦问题会议建议的那样，加速解决问题的一个可能办法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色列在占领的领土上推行非法的定居点政策的做法必须停止。这项政策严重阻碍了冲突的解决。

以色列占领军必须立即撤出黎巴嫩。瑞典政府支持黎巴嫩政府为黎巴嫩人民创造和平和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出的努力。

现在两伊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我国政府赞赏秘书长旨在制止对平民区的袭击和在战争中停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倡议。就该地区的自由航行而言，战争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人们所关切的。瑞典政府真诚希望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尽早地结束这一悲剧性的冲突。

正如今年6月北欧国家和南部非洲的前线国家的外交部长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会议上指出的那样，种族隔离政策仍未改变。南非继续加紧削弱和支配邻国，以便维持并加强种族隔离制度。统治集团疯狂残杀和监禁政治反对派，特别是民主统一

阵线的成员，暴露了其真正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再次——更加强烈地——敦促安理会做出决定对南非实行约束性的经济制裁。

由于南非继续玩弄拖延手法，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在安理会通过六年之后仍然没能得到实现。我们认为这一事实是不可接受的。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等外部问题不应当用来作为阻碍纳米比亚独立的借口。安理会现在应当实施它的纳米比亚计划并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苏联部队仍然留在阿富汗。阿富汗人民仍然被剥夺了独立权和决定他们自己未来的机会，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柬埔寨的局势大致相同，越南继续占领这个国家，虽然好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不应该接受这种状况。我们支持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外国占领军必须撤出。这两个国家百姓的痛苦必须结束。

中美洲的局势仍然很紧张。该地区的冲突根源在于经济、社会不公正。瑞典充分支持孔塔多拉集团为了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和找到和平解决办法而作出的努力。只有通过尊重该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奠定政治解决的基础，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整个地区在民主和尊重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中美洲人民应当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有权在和平中建设它们的社会。美国在这个地区不可否认地具有巨大的影响。瑞典政府认为，美国应当力行克制，利用它的影响促进谈判。

智利人民仍然被剥夺了民权和自由。联合国必须不懈地努力继续要求恢复智利的民主和对人权的尊重。

我先前就加强联合国的重要性所说的话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国际经济合作和南北关系。我们应当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加强经济领域的多边对话。

遗憾的是，联合国内关于发展问题的讨论最近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我们希望，它会产生具体结果。

如果要世界经济复苏持续不去，发展中国家应当更积极地参与其事。除其它要求以外，这需要这些国家扩大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的机会。这是必要的，但不只是为了对付债务问题。当前，发展中国家一年向工业化国家所付利息大约有 600 亿美元。它们从工业化世界获得的赠款大约只有 300 亿美元。然而，尽管出现了经济回升，看起来保护主义倾向还是在抬头。这一事态发展必须加以制止。所有国家应当加强和扩大自由贸易。一轮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如果能得到细致的准备，是能够促进这一目的。一年以前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六届贸发大会的决定应当得到执行，这也是极端重要的。

对发展中国家本身反对经济社会危机的斗争必须增加援助，予以支持，这不仅是通过多边渠道来进行。必须加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改善联合国内部不同援助组织间的合作。

对最大的多边发展机构，即国际发展协会必须确保其得到足够的资源，因为这个协会的无可争辩的能力对最穷困的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此，我们对某些最大的捐献国没有对加强国际发展协会表示捐献的意愿深表遗憾。

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危急局势的特点是干旱和饥饿，这种局势必须以迅速果断的行动加以解决。同时，令人鼓舞的是非洲国家自己正试图通过地区合作来扭转发展。瑞典一贯支持，并准备在将来更多地支持在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内的合作。

国际儿童基金的工作对儿童的生存也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欢迎国际儿童基金考虑支持处于特殊困难环境中的儿童，例如生活在战争环境中儿童问题的倡议。在这一问题上，还应注意儿童权利公约草案，这一文件正受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审议。

世界各国需要联合国。我们需要联合国，是为了消除武装冲突的危险并达到国际裁军。

我们需要联合国是为了能够解决环境和资源的共同紧迫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解决。

我们需要联合国是为了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善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情况。

决不允许联合国堕落为对抗的论坛。联合国必须是进行建设性审议和合作的讲坛。

主席：我想提醒各成员国注意大会已经决定，为了保持一般性辩论的严肃性，各代表团不应向发言者表示祝贺。

乌弗·埃勒曼—延森先生（丹麦）：首先，我想最真诚地祝贺主席当选为第三十九届大会的主席。请允许我向他保证，丹麦代表团将全力同他进行合作，支持他履行他的崇高职务所赋予的责任。

同时，我个人也十分高兴地向联合国的最新成员国文莱国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当前的国际形势令人极其失望。我们不仅看到东西方之间在军备控制和裁军这个重要的领域内所进行的对话缺乏进展，同时，饥饿、贫穷和侵犯人权等全球性的问题依然严重。地区性冲突已经恶化成为公开的战争。也许唯一能够使我们保持乐观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际交往的增长逐步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终面临着共同的命运。

今天的真正和迫切的挑战就是如何迫使所有国家正视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以便组织起国际社会。我们的世界已变得过于狭小，容不下敌视和对峙。各种分歧和利益的冲突必须通过妥协和合作得到解决。

美苏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环境中一个基本的因素。今年夏天人们感到巨大的失望，因为，在讨论禁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缺乏谈判诚意。早些时候，苏联退出了中程核力量会谈和削减战略武器会谈。这破坏了为了在较低的军备水平上实现安全所作出的认真努力。人们不能以不理睬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在这种消极的气氛中，东西方之间在集体一级所进行的对话中作出了努力，以



使事态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这是十分重要的。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我们已经根据70年代的经验 and 80年代的挑战，以开始进行更富于建设性对话为目标，彻底审议了东西方关系。在5月份华盛顿会议所发表的宣言中，我们重申了北约盟国的优先考虑和目标。因此，尽管缓和的政策近年来遭到了严重挫折，北约盟国并未失去希望。事实上，作为实现真正缓和和稳定的长期政策的一个部分，我们将进一步努力，寻求对话和合作。美国总统昨天在大会发言时，非常明确地重申了美国对这一政策的承诺，我们非常希望苏联将对他的发言作出积极的反应。

毫无疑问，我们的政策是同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希望与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一政策也同一些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目前欧洲的分裂线两边的各个国家希望充分地享受表明自己的利益并同对方合作实现这些利益的权利的话，这些条件是必须要满足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巩固和平和加深东西方之间的合作。简言之，一个起码的目标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使双方能够从合作中而不是冲突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丹麦政府准备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

丹麦政府高度珍惜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产生于1975年签订的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开创的多边进程。这多年来也见到欧安会的进程作为对话的一个框架所具有的价值。这一进程给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带来了机会，也规定了义务：这个机会是所有国家在讨论欧洲未来的会议当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价值准则；这个义务就是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来寻求结果。

今年欧安会进程已经获得了一个新的重要方面，即斯德哥尔摩会议，其任务是制定一套包括整个欧洲在内的军事上有意义、可核查、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我们希望，会议将能取得积极的结果以加强东西方之间的信任，从而巩固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关于谴责使用武力的承诺。

我们也期待着明年春天在渥太华召开的有关人权的欧安会专家会议。我们相信，会议将有助于促进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人权部分。

去年，大会就裁军问题通过了创记录的63个决议。不幸的是如此众多的决议却并没有对具体的裁军措施产生多大影响。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深入的讨论了许多问题，我国政府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应当得到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例如全面和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问题。这些谈判的过程至今为止令人失望。

我们敦促所有各方表现出善意和灵活的态度，作出共同努力以便解决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包括就全面禁试条约达成协议的问题和禁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

核裁军问题依然是最迫切的问题。在双边一级，美国和苏联已经就共同削减战略核武器进行了谈判。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谈判终止了。丹麦政府认为，应当毫不拖延地恢复这些谈判。

美国和苏联之间关于中程核力量的谈判——这些谈判也已终止——引起了我们的特别关注。现在的形势是，不但未能通过谈判来纠正苏联部署额外的SS-20导弹所引起的不平衡的现象，反而导致了在欧洲进一步部署中程核导弹。丹麦政府真诚的希望谈判能够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毫不拖延地恢复。丹麦政府在作出努力以停止核武器进一步的扩充的同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有核武器国家应当同意通过可核查的措施，冻结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以此为基础，在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的同时，谈判削减问题。在这一方面，我想重申我去年发言中所说过的话，丹麦政府支持所有根据第一次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所列条款为建立无核区所进行的实际工作。

我们可以也必须制定核裁军的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的接受常规武器领域内的现状。除了爆发常规战争和这种战争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升级为核战争这些可能性之外，如果说转移资源能真正用于发展的话，那么这些资源中的大部分都应当来自常规军费和武装力量的开支，这笔开支现在占了军费支出的五分之四。

由于上述及其他原因，我们希望，秘书长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常规军备竞赛的所有方面和常规武器及武装力量裁军的报告应当成为制定有效的常规裁军的第一步，这些有效的措施也将有助于制定核裁军的措施。我要表示感谢专家小组，他们的努力的结果就是我们以一致意见通过的这份研究报告。

中东冲突依然使人感到极为关切。在过去一年中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来和平解决那个饱受战祸的地区的问题。丹麦政府敦促各冲突中的所有有关各方认识到，他们的最大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他们之间只有举行谈判才能实现和平。

在中东，主要的和最旷日持久的冲突是阿以争端。巴勒斯坦问题是这一争端的核心理；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仍然是解决阿以问题的前题，只能通过所有有关各方的直接谈判才能解决。尽管我们不想预计这种谈判的结局，丹麦政府还是经常阐明它的观点，即解决阿以冲突的持久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这一地区包括以色列的所有国家生存与安全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

然而，十分遗憾，事态愈来愈明显，现存的局势有损于建立和平程序所需要的信任。关键的是以色列政府结束其在被占领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政策，才能维护作为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基础的交换领土以求和平的原则。所有各方执行不诉诸威胁和使用武力的原则，这也是同样重要的。

丹麦政府赞扬黎巴嫩民族团结政府为改善黎巴嫩安全局势所取得的成绩，赞扬它为取得民族和解所作的努力。我们坚信，国际社会在恢复黎巴嫩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仍然有很重要的作用。在黎巴嫩，任何持久解决办法都需要所有外国部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两伊之间正在继续的冲突对整个海湾地区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双方的人员伤亡骇人听闻，尽管国际上作出很多调解努力，仍然看不到和平解决希望。我希望再一次表示，我国政府赞赏秘书长为取得双方不进攻平民目标的保证而作的努力，我敦促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继续努力，以结束这场悲惨的冲突。自战争开

始以来，丹麦一直奉行一条不偏不倚的政策，并一直拥护基于谈判的和平解决办法。毫无疑问，我们强烈谴责在这一冲突和在任何其它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我们还呼吁双方遵守在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则的原则和规定。

今年，在南部非洲的未来问题上出现了一丝希望。在卢萨卡，安哥拉和南非之间在南非部队撤出南部安哥拉的问题上达成了谅解。在恩科马蒂，南非和莫桑比克之间签署了一项协议，似乎表明，南非终于开始放弃干扰其邻国的政策。人们当时希望，这些协议将会对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是对纳米比亚独立方面早日取得进展作出贡献。

十分遗憾，现在看来似乎希望抱得过高了。现在很可能回到去年的情况，就是谈判僵持不下。南非停止了它从安哥拉的撤军，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重申它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独立过渡计划时，南非继续在其执行计划的合作中提出外额外条件。丹麦政府仍然确认，纳米比亚人民应立即获得机会，根据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以决定自己的未来。

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南非新宪法根本没有改变绝大多数南非人仍然被剥夺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事实。所谓的有色人和亚洲人对最近选举的有效抵制，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种族集团与黑人多数的团结，以及他们对所有人给予基本人权的愿望，不问种族或肤色，南非当局对那些在抵制中积极活动的人所采取的镇压措施，明确证明了所谓宪法改革不过是巩固种族隔离制度的阴谋。

只要种族隔离制度得到维护，南部非洲就不会有和平与稳定。丹麦政府仍然确信，对南非的国际压力必须得到加强，使之更加有效。南非政府必须打掉幻想，除非纳米比亚尽早独立，种族隔离制度得以根除，否则国际社会是不会罢休的。

苏联蔑视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继续把军队留在阿富汗，从而侵犯了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继续威胁西南亚地区的稳定并且使国际形势更加紧张，给邻国

巴基斯坦和伊朗带来沉重压力。最近苏联控制人民反抗运动的军事企图大大加深了无辜平民的痛苦。我们看到，国际上对这一局势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我国政府除呼吁苏联撤军并承认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还希望国际救济组织，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和国际红十字会，将得到工作条件，以便能够减轻无辜平民的痛苦。

我国政府深切关注同阿富汗局势一样严重的柬埔寨局势。我再一次呼吁寻求全面公正的解决办法，以求保证所有外国部队的全面撤出，保证柬埔寨人民通过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保证尊重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并使所有国家承诺不干涉柬埔寨内政。

丹麦满意地注意到了各拉丁美洲国家中正在进行的向民主过渡的举动。我们希望并相信，这一进程将导致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充分尊重。

丹麦政府极为关注目前中美洲的紧张局势。解决几世纪之久的社会和经济非正义及压迫的公正和持久办法，不能通过军事手段来取得。通向公正和持久解决方法的唯一道路在于地区政治合作，以及对不干涉和国境线不可侵犯基本原则的尊重。这一目标只有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以及更公平的分配才能取得。以和平手段通过谈判解决中美洲的所有冲突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所有直接和间接地参与这些冲突的各方都应表示出尽量的克制。

我国政府充分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和平努力，把孔塔多拉文件的起草视为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我希望，即将在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召开的欧洲共同体、中美洲以及孔塔多拉集团的外长会议，将对这些和平努力的成功作出贡献。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对人权的国际意识，并通过了一国际人权法的文件。在全世界存在着一种人权良知。各国政府应尊重人权，保证不仅有责任尊重自己的公民，而且尊重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然而，这些标准几乎在世界各地继续遭到违反。

解决人权问题没有容易的办法。我们改善人权局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全世

界取得对国际组织及其执行机构的彻底服从，以及遵守为保护人权而建立的国际组织决定、建议和观点的政治意愿。

尽管在制定标准方面取得了成果，仍然有必要改善国际法中对人权的保护。酷刑和任意或武断处决的恶毒做法是两个需要作出国际努力加以解决的粗暴侵犯人权的例子。我国政府热烈欢迎由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的反对酷刑的公约草案。人们希望，冗长和详细的讨论属于过去，以便我们面前的折衷方案文本能够在本届大会期间同有效的和强制性的执行办法一道通过。我国政府还准备支持为扩大和加强特别报告员在迅速果断执行任务时的权力所采取的措施。

丹麦政府仍然坚信，世界上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差异不应防止对人权目标的广泛和共同的应用。因此我们衷心希望，本届大会将恢复去年所取得的关于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进一步行动的一致意见。

尽管有外来的援助，但是受援国应该奉行旨在动员国内资源并把它们作为有效的和生产性的积极的经济政策，这是发展的先决条件。也许情况并不是总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了人为提高汇率并在农业方面歪曲价格结构，因而对生产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例子。对捐献国维持和扩大它们的援助的政治和实际能力来说，十分重要的是发展的努力不应受到这些政策的阻碍。

80年代的国际发展战略是联合国系统制订的最具雄心和最全面的行动纲领之一。遗憾的是，至今取得的成就还没有达到对这10年的希望。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在回顾和评价的最后阶段作出新的努力，以便加强国家的和国际的承诺去实现战略的目标。

秘书长代表非洲国家所采取的主动，使得捐献国家集团更加注意帮助这些国家缓和它们的尖锐问题的紧迫需要。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在遭受苦难，许多撒哈拉以南的国家的状况是灾难性的。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补充长期的努力，保证非洲经济发挥健全的作用。

丹麦同非洲国家的发展合作一直是特别努力的。事实上，去年我们双边发展援

助中的不少于53%以及我们通过多边和人道主义组织所提供的大部分的援助都是给非洲国家的。我们准备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合作。

我国一贯支持联合国系统的发展活动，这是众所周知的。今年丹麦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捐款大约将达到4,000万美元，这比1983年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然而，其他捐献国也必须作出相似的努力，进一步改善计划署的资金基础以便在捐献国之间保证更公平地分别负担。我希望计划署正在进行的复苏的过程将促进这种发展。

丹麦人民十分兴趣地注视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作为理事会的新的成员，我们对这一重要机构的工作作出建设性的贡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983年发起的儿童生存革命已经在可能的捐献国、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得到了广泛的和应有的支持。

除了违反人权所直接引起的苦难之外，这种违反人权总是会产生难民问题的。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了一种鼓舞人心的气象，对极少数的难民来说，在安全的条件下自愿回国仍然是可能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在第三国重新安置仍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丹麦本着分担国际负担的精神将致力于参加国际重新安置的计划。

丹麦政府十分重视联合国的参与以促进男女之间的充分平等。明年在内罗毕召开的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来回顾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并且为今后制订战略。同样我们欢迎联合国的关心，即通过1985年国际青年年来提高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参与。

80年代初期的国际经济形势呈现了一付冷酷的画面。至到去年我们许多工业化国家才经历了第一次(尽管是脆弱的)经济上升。1984年证明了我们当时谨慎的乐观态度并不是妄想。尽管国家间的经济增长率大不相同，但是总的趋向是积极的；现在经济复苏已明确地在进行之中。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巩固和加强这种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也必须解决那些继续阻碍着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严重的问题。共同的职责是寻求方法以促进第三世界和大多数人口的经济的发展，它们的平均

收入已经下降，对它们来说经济复苏的概念至今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联合国是一个独特的论坛来就世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的部分进行彻底的辩论。丹麦政府希望，本届大会将作出真正的贡献，以便就经济和社会方面实现《宪章》所制订的目标的方式和方法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很大，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官方发展援助已经停止。某些捐献国家已经接近或者象丹麦超过0.7%指标，但是还有大多数的国家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指标。在目前的情况下，捐献国更有必要履行它们的扩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这也将导致更公平的分担国际负担。应该特别强调援助最穷的和最不发达的国家。更多的发展援助资金应该用于生产和创造就业的活动，特别是在农业部门。

最后谈一下今年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这次会议确认，国际社会正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贫困和人口迅速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政府相信，这次会议的建议和《墨西哥城宣言》将为进一步促进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执行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在这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在应该把计划生育看作是一项基本人权，进行这种活动应该充分尊重个人和夫妇本身的自由选择。

丹麦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努力加强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并且帮助创造条件使本组织的各个机构能够有效地履行所赋予它们的职责。

我们希望，丹麦从1985年1月1日起成为安理会的理事国后，我们将小心地完成任务，并且充分尊重所赋予我们的职责。我们的最大努力帮助向安理会提供经所有理事国同意的基本授权。

以往在大会发言时，我——象我的大多数同事一样——都有一部分谈到我国政府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这个组织的最大优点，这个组织具有普遍性，是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进行合作的独特的论坛。今年我删掉了这一部分。



在处理世界事务的许多问题时，我自然地强调了联合国对每一个问题的作用。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更真诚地肯定这个组织的真正任务呢？

卡特里先生（尼泊尔）：主席先生，我荣幸地向您在座的代表转达我国君主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国王陛下的祝贺，以及他为本次大会取得成功的最良好的祝愿。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保罗·卢萨卡大使表示我们热烈的祝贺，祝贺他就任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主席的崇高职务。我们的确非常高兴看到由他这样能力和名望的人来指导本次重要会议的工作。他代表的国家深深致力于不结盟的原则，并一直站在保卫国际和平与正义的最前线。尼泊尔和赞比亚享有共同的特点和决心。因此，我国代表团相信，本次会议的审议工作将是有意义和令人难忘的。

我还要向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阁下表示我们的赞赏，他非常杰出地主持了联大上一届会议。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本组织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表示我们诚挚的祝贺，并将此记录在案。他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他还作出努力以加强联合国的有效性有威望。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欢迎文莱国加入联合国，我国和文莱享有密切的关系。

许多在我之前发言的尊贵代表们已经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危险和困难表达了关切。的确，过去每一年国际形势在动荡和恶化。当世界危机四伏的时候，国际社会的行动大多是反应迟缓，而不是采取勇敢的主动，以防止问题出现或为未来作出更好的安排。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加强全球合作以利于整个人类一事，需要稳定和逐步地加强国际秩序。这就要求全球普遍接受国际行动准则，增加信任和彼此尊重。

联合国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而这些原则是我们决心要捍卫的。然而，决心和行动之间的差距不仅仅导致了紧张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和矛盾的复杂化，还严重的破坏了本组织的有效性。我有的时候想，我们难道能够再从《宪章》的原则偏离出去吗。人类无休止的改进全球毁灭尖端武器的才能和难以想象规模的贫穷状

况形成尖锐的对比。一系列重大的争论有可能破坏世界和平的脆弱结构，这些争论还没有解决。当贫穷和经济困难威胁着世界人口相当大一部分的时候，为克服全球经济问题所作出的努力仍是处于僵局状态之中。由于大规模沮丧而产生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正在破坏和削弱人类的生命和价值。

如果说在过去一年中一系列令人气馁的事件里有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事情的话，那就是有必要由我们来考虑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军备竞赛。然而，我们却发现动力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在不休止的加强，这种情况是由建造改进和储藏武器造成的。他们在生产和储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竞争已经导致了一种紧张的竞赛，远远超过了第三世界某些国家自卫的正常需要。当军备竞赛在强度和范围上都不断增加的时候，联合国大会第一次特别裁军会议《最后文件》中表达的优先项目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更使人沮丧的是，目前尽管多年以前技术和法律的基础工作已经完成，却看不到任何马上突破的前景。裁军会议在诸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关于彻底和有效的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所有化学武器和销毁的协议、以及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藏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方面出现僵局，唯一的解释是，只能是主要大国缺乏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

不错，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已表示不愿使用核武器。然而，核武器在目前国际关系中这对整个人类的生活和文化构成了空前的威胁。拥有这些武器给主要大国以一种责任来谈判减少最终消除这种毁灭性武器的方法。尼泊尔一向认为，美国和苏联在诚意中进行的持续对话不仅能促进核裁军所有方面取得进展，还将决定性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普遍气氛。两个超级大国谈判的持久僵局将深刻的影响横向和纵向的核武器扩散。还有一种可能，《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不能够控制这种形势。

核武器使大家普遍感到忧虑，我国代表团也有同感。然而，我们愿意强调，有必要处理生产、改进、储藏、更重要的是，常规武器的国际贸易这个问题。这些

武器仅仅在毁灭能力方面次于核武器，但他们极为强大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能力消耗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效资源的相当大一部分，这些国家在获得这些武器方面彼此竞争。在联合国成立以后的年代里，这些武器已造成了数不清的灾难。我国代表团欢迎对长规武器竞赛的所有方面以及常规武器和部队的裁减所有方面的研究。我们将支持任何只在于在较低水平上促进安全与稳定的主动建议。

我国代表团对军备竞赛发展到外层空间的现实可能也表示深深的关切，我们在此呼吁不再拖延和没有先决条件的发起谈判以防止这种发展。

在过去的年月里使用武力来解决本来可以与应当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形式倾向日益严重。这增加了强国干预小国内部事务的机会，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再加上区域冲突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中东形势非常复杂，继续值得国际社会的注意。全然否认理智和善意的做法使互相猜疑和暴力的行为的循环持续下去。黎巴嫩国家的暴乱再次强调有必要加强努力为持续的危机找到解决方法，在那个地区的公正和持久和平只有通过一个全面的解决才能够获得，其中包括问题的所有方面，例如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这个区域的所有国家，其中包括以色列，在和平、安全和被承认的疆界里生存的权利，以色列从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在这个范围内，联合国是唯一的普遍论坛，在这里最能够为实现普遍和平而努力。在过去我们欢迎了某些单方面的措施，希望他们将是全面的和平和正义的序曲。我们时刻准备支持任何主动建议，只要这个建议真正寻求包括一个正义、持久和全面和平的所有因素，比如我刚才提过的。本组织还应当采取立即措施，鼓励在黎巴嫩的民族和解，以及外国军队从那里的撤出，以及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合法主权。

伊朗和伊拉克两个不结盟国家间旷日持久的冲突仍然使国际社会感到严重的关切。这个悲惨的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类痛苦和物质损失，并在世界那个非常敏感的地区有着不可预见的结果。尼泊尔再次向伊朗和伊拉克呼吁，呼吁他们同意有效的停火并寻求谈判解决他们的争端。

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全然无视各国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经常导致紧张局势的发生，并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有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选择其自己的体制——包括社会、经济或政治体制。一个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和正当权利是不容剥夺的，否则就会背叛《联合国宪章》中的理想原则和宗旨。尊重《宪章》中载有的国家关系基本准则是唯一的保护各国免受大国主宰影响的方法。我国代表团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着待柬埔寨和阿富汗局势的。

柬埔寨形式仍然使我们感到严重关切。尽管联合国和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平和稳定仍没能在那个国家实现，那里的形势仍然非常危险。只有公正的军事和政治解决办法才能够导致柬埔寨问题的全面解决。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外国军队全面从那里撤出，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条件，使柬埔寨人民行使他们自决权。

同样，阿富汗形势的发展仍然是全世界极大的紧张和忧虑的根源。本大会不止一次清楚地表明了它在有关的原则和要采取行动上的立场。只有遵循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才有助于促进公正的政治解决，以保证阿富汗人民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受外来的干预或干涉。我国代表团完全相信并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迪格·卡多维斯先生的努力。

中美洲的形式仍然非常紧张并富有爆炸性。外来力量造成的不安全感和对不稳定的恐惧正在加重这个区域的暴乱和紧张局势。我国代表团重申，它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530(1984)号决议，这个决议重申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在和平和自由中生存的权利。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将继续得到我们坚决的支持。

近年来，塞浦路斯形势的发展并不令人愉快。尼泊尔重申，他支持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独立、主权和不结盟的特征。我国代表团相信，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两族会谈最有可能为塞浦路斯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支持最近秘书长在这方面采取的主动行动。

尼泊尔坚决相信，朝鲜人民对民族统一的愿望必须用和平手段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予以实现。

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一致的努力，南非依旧坚持执行其班图斯坦计划，目的是使数百万公民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异族。最近给予所谓的有色人和印度人代表权的假改革是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另外一个阴谋，在于剥夺大多数人天生的权利。南非的政策全然否认了联合国的指导原则。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根据《宪章》采取有效的国际措施以迫使南非政权尊重国际社会的意志，进而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危险。

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坚决反对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我们强烈谴责南非经常使用的托辞，用来无限期地推迟那块领土的独立。只有联合国才对这块领土负有责任。我国政府重申：我们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也再次向西方五国接触小组会员国呼吁，呼吁他们加紧努力以促进尽早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只有这个决议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特别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以外，整个人类都面临同样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认真的考虑，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理智的而能够接受的世界秩序的重大任务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尽管为加强国际合作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世界仍然面临着日益增多的经济困难。第三世界国家仍面临着紧迫的经济需要，因此，发动全球谈判的努力受挫显然是不能接受的。77国集团一直开诚布公和积极地考虑这个问题，这在对于三十八届大会会议期间的探索性交换意见中表现得很明显。我们感到失望，工业化国家的伦敦最高级会议明显地没有提到全球谈判问题。

我们对于这种持续的僵局感到关切是因为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领域里面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全球性的，因此，需要有一个全球的、一致的方法。不这样，任何措施，任何解决方法，不管其意图多么美好，都不能全面的处理目前

的危机。盼望已久的复苏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高利率、初级产品价格下跌、汇率的波动、保护主义倾向的增加、国际发展机构资源的急剧下降以及进口费用的上涨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为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需要持否认态度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1981年召开的联合国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会议请国际社会注意这些国家的贫困状况，这些国家的经济十分脆弱，并面临着进一步的恶化的可能，除非采取紧急的国际行动。《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坚定许诺，帮助这些国家发展他们的基础并开始持续的发展计划。纲领的执行情况中期审议应于1985年进行。回顾过去，我们对纲领规定的特别措施的执行情况缺乏进展不能不感到严重的关切。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提请捐助国注意他们的庄严的许诺，慷慨援助以实现纲领当中规定的各项目标。

尼泊尔是一个最不发达国家，同时还是一个陆锁国，我们十分关心全面和成功的执行那个纲领。我们已发起了统一和有计划的努力以全面发展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努力需要相当程度的国际支持。我们接受发展自己国家的首要责任，国际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自己帮助自己。

在实现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中，国际发展组织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自愿向这些组织提供紧急需要的资金方面的短缺的确令人忧虑。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样的组织，多年来已在提供发展援助方面具有很高的技巧。由于严重的资金短缺而不能利用这些宝贵的工具的确将是非常不幸的。我借此机会表达我们对尼泊尔接受联合国各种组织和机构的宝贵援助的赞赏。

考虑到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实质，能源，包括新的和再生能源，不能孤独地予以处理。这个问题和国际金融货币问题和发展援助密切相关。发展一种持续的能源供应而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本着这种精神，我国欢迎内罗毕行动计划和随后的发展，这种发展确定了要采取立即研究和可能执行情况的优先领域。尼泊尔把自己国家发展的计划建之于加速但又是稳重地开发水利

资源的基础上。然而，从资源和技术要求的角度来看，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在这一事业中，我们感谢友好国家和多边组织的积极参加。

我们深知，只有科学和技术才能给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突破；因此，我们对联合国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活动非常感兴趣。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为民族发展动员本国力量而做出了一些体制上的安排。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政府间科学技术委员会为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做出了很大努力。我们期待着早日为科学和技术的金融体制做出安排。

南北对话的持续僵局再次强调了南—南合作的紧急性和重要性。对于在执行发展中国家加拉加斯经济合作纲领中取得的成就，我国代表团表示满意。

尼泊尔坚信，加强南—南合作是国际合作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部分。作为这一发展的一部分，南亚七个国家正在推行区域合作计划。在构思阶段，我们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并通过了一个统一行动纲领。今年六月在马尔代夫举行的南亚区域合作部长级会议为本着相互理解和互利的精神开始系统地执行那个行动纲领提出了清楚无误的指导原则。

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使我回想到我开始发言时的想法。在问题日益增多并日见复杂的情况下，《联合国宪章》设想的理想的世界秩序形同虚构。然而，如果现在形势任其发展，就会导致世界战争。我们周围的现实是黑暗的，但我们起码有处理它的手段。除纳米比亚外，非殖民化的进程几乎全部完成。人权和人类尊严已变成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因素，科学和技术为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穷和不平等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最重要的是，联合国为消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构。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经常被贬低，那些安理会不能找到有效的共同方法来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这一切破坏了对安全理事会和对联合国的尊重。如果任事情如此发展下去，我们面临的危险就是：承认困难而不想办法去解决，这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因此，本组织的每一个会员国都负有重大的责任。重新致力于《宪章》的许

诺必须是明白无误地满足一致和合作处理政治、安全和经济的要求。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为全球发展的国际合作必须超越所有的意识形态的利益。只要所有各方都有诚挚的合作意志，则《宪章》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而提供的方法，今天和它们最初形成的时候同样有效。

尼泊尔坚信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我们时刻准备尽我们所能加强这个国际和平与发展的机构。国际关系的现状和世界经济危机使我们进一步相信和平与发展的不可分割性。这一概念使我们支持建立印度洋为和平区，东南亚为和平区、和任何其他区域和国家为和平区的建议。同样，我们支持最近东盟把东南亚建成无核区的建议。我们一贯的观点是，任何这类建议，不管是建立和平区还是无核区，将有助于减少紧张局势并使和平成为现实，并能积极的有助于和平稳定和发展。

比兰德拉国王陛下愿意进一步加强和所有国家的和平和友好关系、以满足我国的需要和愿望，他因此建议，尼泊尔被宣布为和平区。这个建议包含了我们的决心，决心在稳定和安全的氛围中应付发展的挑战，同时为加强我们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和平和稳定作出努力。这个建议反映了我们的传统道德并包含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不结盟运动的宗旨。我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支持我们建议的国家。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现在国际形势的严重性。以对抗代替合作，冲突代替和解，不和代替互相理解，和强制代替通融的倾向不能被允许继续下去。联合国几乎包括了所有国家，并有既定的原则，在使我们和后代免受战祸中，联合国仍然是我们最好的希望。现在需要的是我们使用这个机构的意志和使它更有效的努力。尼泊尔愿意支持任何类似的建议。

下午 8 时 30 分会议结束。